

謂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爲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願陛下霽威詳察焉。至於杜漸之方。非有他說也。雖此而可觀其由。圖終之要。不必巧術也。即此而當反其初。臣請陛下默坐澄心。試思之前日新政。紀綱何如耶。即今何以漸頹。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總攝倫要以一體統。整齊條貫。以戒紛更。正名分而定上下之志。公賞罰而謹予奪之微。使天下之人。各承其教而莫能不歸於約束。各從其令而莫敢有出乎範圍。斯紀綱振矣。然

此或可振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頹也。必如宋儒朱熹所謂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及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如詩之所謂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而後紀綱有所藉而施。蓋君心者紀綱之本。而人才者又紀綱之用也。本不立則其用不行。故君心不能以自正。必先作人以聚人才。人才既得而後可以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則紀綱恒振而不頹矣。前日新政風俗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痛抑奔競以獎恬退。旌

別淑慝以表宅里。使天下皆知志利之可慕而必爲。嗜利之可羞而必去。斯風俗正矣。然此或可正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壞也。必如宋儒程顥所謂修理學校以崇尚教育之。則可不日而復古。尊禮師儒以風勸養勵之。庶可一道德而同俗。蓋師儒者賢才之則。而學校者又風俗之源也。師學不正。則道德不齊。故人君者必慎師儒督學之選。以造人才。人才既成。然後孝弟達於鄉曲。行義著於朝廷。卑弱之氣可變而盛大。萎靡之勢可起而直立。則風俗恒正而不壞矣。

前日新政。國勢何如耶。即今何以漸輕。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申明國憲。以肅軍令。開列原格。而窮造謀。剿滅叛軍。務全獲梟獍之首。簡飭撫帥。必痛革姑息之恩。使人皆知京師之爲重。而四方之爲輕。斯國勢尊矣。然此或可尊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我朝都燕。徒以形勝要害。爲固原。未立有三鎮之兵。後來雖調兩直隸等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狄。率皆虛應故事。未免顧此失彼。作法於涼。禁兵雖設有十二衛。處亡差占。日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邊兵生

長虜界。習與性成。世變風移。强悍百倍。近年以來。內寇頻作。莫可誰何。往往起調邊方。仗以成功。是以內輕外重。此輩勢成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為今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為北鎮之兵。西以近紫荊州郡為西鎮。東以近山海州郡為東鎮。北鎮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於東西二鎮。聚積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荊山海等處關隘。仍各聽京師有事。調發應援。而北鎮驍勇者。盡籍其名。以送團營。助操練之。

即後來

是兵入衛之意

數。每半年內。將東西二鎮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鎮兵若干。更番北守。以易北兵來京操練。口廩止於當身。月糧及於家室。輪轉循環。歲以為常。夫然則外既不失其防狄之備。內可不患其猝變之虞。彼專一之勢。由此而折。我強幹之威。由此而堅。國勢恒尊而不輕矣。前日新政。夷狄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強。必求賢相與之講明。闡以內惟陛下與群臣治之。闡以外責總制楊一。清理之。無輕與交鋒。而貪天功。投民命於餓殍之喙。無輕與通和。而失事機。填民膏於虜壑之

陰。掎克衣糧者必黜。虛張功次者必誅。寧我守之有餘。而彼攻之不足。斯夷狄制矣。然此或可制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備邊之法。不過攻與守而已。而攻守之具。必先有備而後無患。今之胡虜犯邊。動號數十萬。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我兵數少。止可分守保隘。不敢輕動以待其來。來而不去。始聞朝廷請給兵糧。文移往來。動經旬月。緩不及事。以致於敗。正金人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應變之機。豈其然哉。臣以虜之來也。必有其處。某處可以通

虜常行者。料亦不多。我於其處先備芻餉。揀設精兵。或募土著。共克其數。緩處可數千。急處可數萬。屯守於此。命一大將統之。不時訓練。以爲戰兵。專伺敵之來。若敵勢熾銳。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必不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追躡其後。彼若又復烏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勾呼各處戰兵。四面夾擊。則我以逸而當其勞。彼以老而當其銳。未有不克捷者矣。至於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平涼等處邊地。均入

化內豈無山川險易。林木疏數。虜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以來。因循怠弛。斬木捕獸。自拆其藩籬。壅水決沙。自填其溝塹。虜得馳騁。肆無顧忌。爲今之計。莫若勅各邊巡撫大臣。履畝周巡。務求某地可以屯種。必得趙克國之金城萬斛。某處可以牧放。必如王毛仲之雲錦成群。浚若干塹。隧以謹禁防。增何處墩臺。以明斥堠。凡榆柳要徑。可植可塞。可以分據而參修者。靡不條具。聽總制楊一清料理。以責成功。如往年經畧花馬池等處故事。則攻守有具。臨事無倉皇失措之虞。而夷虜可恒禦矣。前日新政。邦本何如耶。即今何以漸搖。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擇守令而重農桑。黜貪殘而清府庫。凝繕造增添之需。以寬民力。罷工兵冗食之費。以裕民財。水旱預備。無致流離而緩不可救。盜賊先弭。無致滋蔓而急不可圖。屯田子粒。固可實徵。而助軍供山澤附餘。亦可查給。而克祿米。是皆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斯邦本固矣。然此或可固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自古救荒無善政。弭盜無巧術。惟在預足衣食。使不爲饑寒之所

迫耳。然衣食有限。莫能以戶給也。要之可行於今。其惟朱熹社倉之法爲良乎。而其條件班班具在。乞勅戶部頒布各郡縣。擇賢能守依。責限施行。未必無補也。此法擬行。則饑寒有備。而賊盜可弭。仍勅兵部查照兩直隸捕盜御史。亦勅各處巡守等官。嚴捕預剿。每年終將所在有無盜發。及擒斬多少。造冊奏繳。以憑論功陟降。茲亦遏盜之機。有不可緩者。至乃屯田足邊。寬民之要務。如在漢趙克國。畱田金城。可二十頃。得粟數十萬。唐韓重華開代。非田三千八百餘畝。

得粟二十萬。元自京畿海涯萑蒿之地。立軍民萬戶。募南民耕佃。歲可收粟百萬石。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氣。本無停機。安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臣請 陛下責各邊該道等官。募壯士願屯邊者。徙塞下。與步兵雜耕其間。若直沽通州沿海等處。亦募南民。與東鎮兵築堤捍水爲田。俱官給牛種器具。勸之播蒔。須一歲後。使之自給。海涯之地。多在腹裏。無事哨守。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期。發騎就草。以爲耕者遊兵。防其寇鈔。仍於田所

乘塞列隧。部曲相保。虜雖大舉。攻之不能害。則戰守有備。而耕者不變。收穫有利。而邊儲可克矣。是在陛下乾斷力行。不為橫議所撓。而或中沮爾。祿米難供。由於宗室蕃衍。我國家誕膺天命。將億萬載無疆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考之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授學。有人仕之途。有科舉之選。一時得人。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趙汝愚。皆名儒碩輔。萬世瞻仰。固未嘗無益於國家。而有同姓之嫌也。請勅禮部集議。如得開此一途。則

帝室神明之胄。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毛原。以來輔周室。非惟宗祧之託。可綿固於萬年。而官廩之常。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恒固。而不搖矣。前日新政。人才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彫。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嚴銓銓選。而難慎任使。綜核名實。而洗拔幽陰。量能授職。不以讒言而枉其才。度德定位。不以私恩而濫厥官。顧清汪俊。呂柟等。召還京秩。以備省院部臺之用。張源。胡瓊。王思等。量加贈祿。以慰忘身殉國之忠。權姦嫉毀忠良。再參之輿論。吏曹承奉內閣。

必斷自 聖衷。則遴選周防。任用專信。斯人才盛矣。然此或可盛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今日選才。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教。莫要於立師。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其賢者能者。其得人<sub>之盛</sub>。莫可尚已。漢唐而下。雖有太學郡縣等學。以養士。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師道未立。名實乖謬。曾未得古人才十之一。柰何欲效周官之治乎。我 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明經宿儒。不得克補是選。故師道尊嚴。一時得人於斯為盛。

近年以來。進士滋多。不以是職為重。一強甲科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願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節行歲貢老生克位而已。所在上司。每以奴隸之師之云乎。至督學之臣。雖掄選而來。亦多未稱。况已以口耳之昏昏。而律人以聖賢之昭昭。誰其信之。且所督地方。動經數千里。雖逡巡二三年。未得一遍。至有終歲勤苦。燈火翱翔。不經品題。而輒復遷去者。皆是模不模。範不範。士無所依歸。竟流於下而已。中間亦有剽竊其下進華詞。倖登科第者。凡以獻之天子之庭。亦不過前日

政患於不能

之所養也是安得有其人乎請今後校一之官不必  
廣授濫設如是之多惟精選耆儒宿學才行之士試  
中而後授畧倣宋元豐故事天下郡縣學不過五六  
十或七八十員而已仍責內外大臣藩臬等官一以  
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至於奴賤則彼皆以道自  
尊而人亦尊之樂於教育無負厥師矣其督學憲臣  
選之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敏甘淡  
薄耐辛苦者為之責撫按官督催巡歷無間險遠每  
年一周如得異才加人數等者每年終將試卷封送

禮部勘實通其姓名於朝廷而師儒督學率以九  
年為斷課其德業徑陞京秩以酬其勞如是常才及  
不稱職者先後查黜亦不許妄呈禮部至有冗濫之  
失其果累試異等曾無過犯或阨於時命累科不第  
以致歲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詔文壁故事無  
使後日貽黃巢李振落第之患斯儲賢有素取才無  
窮人才恒盛而不彫矣前日新政言路何如耶即今  
何以漸寒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之面折難容我必  
有不公之事我於甘言易受彼必有曲甚之情不然

何彼不樂生。寧拂我以去。是無求於我者也。不亦賢乎。何此不肯死。寧順我以留。是有求於我者也。不亦佞乎。於是降情以納其面折。正色以拒其甘言。辯者不折之。以詞狂者不厲之。以威有因言而謫。如呂柟等者。還其官職。有秉直而死。如張源等者。錄其子孫。或復唐輪對之制。或申宋辱臺之罰。如此。則下無不盡之言。上無不知之事。而言路通矣。然一或可通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塞也。臣聞漢人有言。彎如鈞。得封侯。直如弦。死道邊。自古枉道易合。直道難容。彼

直臣者。爲姦佞者眼中之丁。必欲拔去而後已。豈容久於其位。得盡所言哉。且如漢張綱埋輪直使也。而爲梁冀所恨。使之刺廣陵。幾爲賊。張嬰所陷。唐顏真卿三朝耆直也。而爲盧杞所嫉。遣之使許州。竟爲李希烈所殺。更又陽爲推重。陰加排沮。如朱异間侍讀。徐擒願補郡守。李林甫暗侍郎盧絢。自請賓詹。凡此陰謀。不可數計。苟非其人。剛直出於天性。卓然不爲利害所撓惑者。安能自立於朝耶。縱有其人矣。而或寡學術。短才辯。不足以發難顯之情。有其人矣。又賦

性姦回。宅心閃倏。不肯少輸面折之意。求如唐陸贄精忠辯達。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三百年間幾何人哉。此又求賢者不可不深察而曲成之也。臣請陛下繼自今。遇科道之臣。必因人而試其言。因言以察其心。務求賢否之必得。仍此法宜行勅吏部查成弘之世。以言官章疏之多寡而爲考察陟降之上下。苟有直聲動朝廷。英名翕赫者。必使之常侍左右。以終其職。若無故列名銓注外補。及反間遷謫。私假差使者。此即權奸扶同欺罔。陷害忠良。冀異盧李之故智也。則

反坐而抵罪之。斯忠臣得行其志。姦臣難遂一私。言路恒通而不塞矣。前日新政。邪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希。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邪人之行僞而其說巧。巧者愛所由來。正人之行實而其言拙。拙者惡所由至。巧愛易投。吾且勿愛而觀其行。僞斯得矣。拙惡易犯。吾且勿惡而省其行。實斯得矣。又必講學窮理。以致其知。博問延訪。以辨其才。不輕假顏色而爲其伺察。不輕泄辭令而爲其逆探。絕胡廣之中庸。誅味道之兩可。斯邪正別矣。然此或可別於一時。未能保其

久而不渝也。臣惟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於物理之極致。確乎不爲他岐之所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爲我而無君。黑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少。嘗見褒衣博帶。服巾而峩然者。今世號爲道學。倡引生徒。宴多黨與。或匿跡於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於寬閑泉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詆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任。乃持此而謀王猷。斷國論。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節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於亡。可不戒哉。臣請陛下留神聰察。務得其人。申明我聖祖學規之戒。今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務宜從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違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遺害無窮者。即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恒別。而不淆矣。前日新政。君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際。必求賢相。

與之講明。拔骨中之芥蒂。慶千載之明良。敬大臣以恤股肱。體群臣而通耳目。推誠撫御。使彼我之性情。浹洽。虚心聽納。使上下之血脈周流。仍勅吏部通查。前日以讒去位十數餘人。召還館閣部臺。宥其狂昧。於既往。期其策勵於將來。以示我之能容。以表我之不校。是即帝堯之任賢。勿貳成湯之改過。不吝。而君臣諧矣。然此但一時允諧之盛。而非可久之道也。臣惟明良之歌。唐虞所以喜起於股肱耳目。鹿鳴之詩。周王所以燕樂於群臣。嘉賓蓋取永言諷詠。以協上

下之情。飲食聚會。以誘忠告之益。非徒一於勢分之尊嚴。而惟口腹之好樂也。漢唐而下。若高祖宴於長樂。群臣次起上壽。武帝宴於柏梁。群臣即席賦詩。唐之太宗。丹霄積翠之宴。君臣得詢貞觀治要。其雍容氣象。可想見於當時。至於上元觀燈。觀稼。較獵苑中。賞花釣魚之類。此又宋之君臣。不知和會之慶也。我聖祖萬機之暇。亦有君臣同遊之語。文皇以後。早

晚一日三朝。每御便殿。訪求治理。慶成臘八端午諸宴。稠錯交舉。未聞有間。是豈輕於狎暱。不知省費之

經耶。蓋欲君臣常常接見以爲治道慮耳。故一時君臣若三楊三劉諸學士情款日密。嫌隙不生。得保令終以全功名。邇年以來。早朝之外。已廢午晚。雖慶成經筵盛大典禮。間亦舉行。近見邸報。又稱地方多事。明年慶成宴免辦。臣不勝駭異。夫所謂慶成者。以君臣共成太平。所以簪花醉酒而慶之也。今惜小費而廢大典。是慶不可成。而天下無太平之期矣。豈不貽四方觀笑。昔逆瑾時。慶成簪花。偶遺天下太平四字。不假餘年。時以爲先徵。况今并與其宴而悉罷之乎。

恐非太平之象也。臣請陛下繼自今早朝之暇。間舉午晚。以訪治道。慶成經筵。凡大燕會。時舉不廢。以親群臣。則上下交孚。恩威並用。而恒不睽矣。至於災異之漸臻。由於九漸之未杜。九漸既杜。則天地交泰。萬物和暢。以和召和。而天休必至。可十全矣。尚何災異之足慮哉。雖然。圖終之要。不外此十事。十事之內。尤莫要乎人才。蓋人才者。天地之紀。萬化之源也。方今盛世。何患無才。但時入後天。一陰當午。精醇之氣有限。人才之出不常。如顧清汪俊呂柟豐熙鄒守益

等輩。雖未可媲美伊周。求之當世。亦未有能超然出其右者。偶以謗言不實。學術不同。或議禮未當。遽置之閑散。編配流落之間。恐非中興之象也。今幸承明詔。求言爰及。人才未用。臣以爲帝德光天。格於上下。萬邦黎獻。其惟帝臣。豈復有遺賢之歎。臣願陛下擴包荒之度。憐救時之才。召而用之。以圖惟厥終。其言行政事。必有可觀者。臣不勝惓惓。臣又惟帝王之孝。莫大乎以志養也。臣在世宗至孝故以此感動之先朝。獲覩我恭穆獻皇帝之治國也。專以勤學好問爲本源。容物好賢爲

先務。每退朝之燕。絕跡寢宮。置神書館。日召紀善等官。講解經義。一有未明。親書條段。出而審問。至再至三。務得諸心。而後已。不樂宴遊。雖陽春白雪之臺。未見一登。不好聲色。雖楚腰莫愁之麗。未見一選。臨朝端穆。禮士殷勤。亦未有輕假辭色。令人得以窺測。其涵養本源如此。是以智慮日益精明。懿望日益隆重。雖河間之大雅不群。東平之爲善最樂。不得專美於前矣。至於處豪強兼并之家。待羸厲強悍之士。率皆含汗納垢。但質之朝廷。付之有司而已。初未有幾

微見於言面。輒以刑威勢劫。使人措躬之無地也。其恕人容物又如此。惟其積累之厚。故其發達之深。誕生皇上。以爲聖子。繼述文武。以有天下。今尊有聖號。特稱皇帝。可謂尊之至矣。廟號觀德。祀以天子。又可謂養之至矣。聖孝如天。雖帝舜之至孝。武王之達孝。何以加此。顧於議禮之臣。言偶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竄。朝守爲之一空。似非我獻皇帝平日好賢。禮士之至情。恕人容物之聖志也。苟不得其志。雖尊以天子之貴。養以天子之富。庶安乎。然

則陛下何不起而用之。各還其職。以駿奔走於觀德廟中。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升歌於堂。依我磬聲。以樂我獻皇帝。含笑於九成。文武臣民。騰歡於四海。則正孟軻所謂事親可如曾參之養志。揚雄所謂寧親莫大得四海之歡心。不亦純孝至極。史書萬古。出虞帝周武之上也哉。然其本不在乎遠求。而惟在法我獻皇帝之清心寡慾。其道不在乎多言。而惟在法我獻皇帝之勤學好問。其術不在乎泛爲。而惟在法我獻皇帝之容人恕物。於此而又下賢相以

師之屏姦邪以守之。進科道以扶之。如此而舊章不復。井政不除。人才不用。生民不安。邊將不飭。軍儲不充。十漸不杜。五事不循。天變不彌。中興不成。臣未之聞也。

此語甚為可恨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

蔣驥

孫汝儀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勸旨

選輯

許清胤价夫參閱

謝侍御奏疏

疏

謝汝儀

救偏弊以裕馬政事

馬政

一曰差御史以專督察臣伏覩

祖宗養馬之制州

縣有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管理每府有通判一

員以摠理，又量地方各設太僕寺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誠備而善也。今之馬政日以就壞，何哉？正緣州縣管馬之官貪汙者多，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按月收其常例，謂之令補。民苟目前私圖便益，習染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州縣難矣。府之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識廉恥，顧行檢者尚多，其弊亦有二焉。柔懦無用者，恐點馬之起謗，惕日玩時，通不查理。知事而情深者，無以官專諉之，曰我盡心所事，無復知者。專務諂悅上官，營求別委，或問

理刑名，或追併錢糧，用以干名，覬望旌獎，已之職業若秦人之視越人，置肥瘠于度外，官以馬為名，謂之何哉？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通判難矣。乃若太僕寺寺丞之官，責重而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出巡比較，兩運備用馬匹，恒不及之，是懼何暇復追種馬，勢固有不及也。况備用不完，年終有類叅之例，種馬則無追補之期，吃緊于彼而優游于此，固宜耳。故倒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州縣同時比併買補買者既多，價值自貴，乘時射利之徒以致富，而

百姓囊橐罄然一空。鬻及子女者有之。及印烙一過。上下帖然。以爲無事。作賤者任伊作賤。倒死者利其倒死。凡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民財可惜。邦本宜慮。爲今之計。合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御史一員。河南山東添差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敕更替接管。協同各太僕寺寺丞督理種馬。提調生駒。遇有倒死。卽令馬戶以時買補。惟是點烙輪該年分之官。請印照常點烙。如州縣官員。仍前貪汚。管馬通判。荒廢本業。與各條所言情弊。逐一訪察。

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究者。參究。庶馬政有益。而餽養得專。官吏知務。而奉法惟謹。則其爲寺丞者。亦有所藉。無復掣肘。蓋寔有所相濟。而非有所相妨。此條舉馬政第一義也。

一曰量解駒。以示勸懲。臣伏惟種馬之養。正欲其羣。蓋孳息生駒。起解以備邊用。歷考祖宗之時。成化以前。每騾馬一匹。俱是每二年納駒一匹。數不及者。各該管馬官員。俱有提問降級之例。時承平則法易湮。法易湮則官易怠。平日無提調之方。臨時無追罪。

之計。而紙上裁桑之弊與焉。如張三原馬未生駒。預行報生某駒。及駒生毛色不同。遂置無用。不免別買以務合冊。民由是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失馬駒。徵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例。此例施行。而馬政壞矣。何者。每駒一匹。而餽養三年。方可起解。草料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一人主之。孰苦納銀費少。而事輕哉。故當羣蓋之時。將兒騾馬分布別用。絕其生意。間或種馬有孕。百方衝落。求爲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或一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輪

當點烙之年。官吏懼罪。逼迫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充數塞白。有駒之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每馬一羣朋合。買備用大馬一匹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有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有司每年止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無用之物。無駒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者。有以但徵銀解部。召商上納爲言者。此皆徒見末流。

之弊而不求其始。有乖祖宗立法之意。但勢至于此。而必有以處之之計。臣所點烙馬匹。共該八萬八千五十九匹。每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十二兩四錢。况一倍再倍而不止者。惡可浚有限之脂膏。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為州縣買解之馬。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俱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之弊也在無駒為有駒。今之弊也在有種若無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為今之計。合無申明舊制。參照新例。請自嘉

靖三年為始。嚴督各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三年之內。一馬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俵。一駒給馬頭以賞其勞。一駒同貼戶變賣。起俵之時。仍照例一戶有馬。三戶幫價馬頭。眼同貼戶。隨丁田多寡分用。若止生一駒二駒。馬頭不必給駒。于變賣銀內隨宜以多坐之。其起俵之駒。仍照弘治九年事例。齒少力強。不及四尺。亦為准俵。以視優異為勸。如此則若能使法使民知養馬之利。則俵之馬之害息矣。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一匹全不生駒者。其

該幫各馬起解之價。務要一時追給。一羣全不生駒

者買俵大馬務要四尺以上稍不及亦不得准俵仍將羣頭馬戶各枷號一月問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爲戒如此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官員申明提問降級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并轉遷若有前項紙上裁桑之病許被害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既多流布民間不惟牧馬之易而祖宗良法美意庶幾復矣。

一曰定羣長以明法意臣惟祖宗養馬之制慮馬之多水草羣蓋或不能皆以其時騎使作踐恐稽察

之不及于是乎量爲多少立有羣長所以都其事而察其弊又懼乎馬之病卽人之病其弊之多橫死可惜也于是乎羣長之下又立獸醫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匹立法之意如斯而已今有司不能講求法意羣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人等朝暮打卯中間一年一換者有之半年一換者有之甚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吏因是利其交託以爲侵漁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侵占狡猾之徒因而營求差使爲業甚者看馬醫獸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

有一番看馬者多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長之役方滿。羣長又及。羣長之役未歇。醫獸復來。往來奔命。皆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不以其當爲者責之。此其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伏觀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每馬五匹。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匹。永樂十八年事例。每馬十匹。立羣長一人。成化八年事例。各處醫獸。每州額設二名。每縣一名。歲終更替。欽此。依臣所歷州縣查之。大約直隸者。每馬五十匹。立一羣

長。在山東者。每馬五羣。立一羣長之處居多。惟直隸河間一府。河南開封三府。最爲參錯不齊。順德邯鄲一縣。種馬止有五百九十五匹。羣長乃有二十九名之多。至若醫獸。雖馬少州縣。亦有四五六名。是成化八年之例。未嘗行也。所以然者。州縣之大馬。常至一千之上。繫以一二名限之。顧東失西。更濟何事。又况起解大馬。中途恒用一二醫獸。跟押看治。勢不可得而行也。爲今之計。合無將羣長。遵照永樂十八年事例。通行有馬州縣。定爲五十匹。立羣長一人。一年方

許更替一次中間參錯不齊者通行改正使其常川在鄉往來調督各該馬戶羣蓋以時務要生駒若有將馬耕田耕地使車賃僱與人等項作踐者具呈州縣從重究治獸醫各肄定業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匹州縣多寡降殺市井無籍與輪流充當等項一切革去仍較各該州縣止許朔望點卯一次于羣長責其半月之中提調羣蓋過定駒馬若干各該作踐馬匹人戶若干于醫獸責之半月之中醫過馬若干致倒失馬若干各該官員親筆填註登簿季點時視若報定駒而致落胎者罪及馬戶若未曾舉呈驗其脊破筋傷者罪及羣長醫獸則以療之多寡定其勤惰能修其業復其本身若療無狀另行更換如此則彼知本分之當爲而咸思勉矣若州縣官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替等項許被害之人陳告問擬違制庶幾職業不妨馬政可修矣

一曰擬餘地以補迯絕臣惟直隸養馬之例每地五十畝養一見馬百畝養一騾馬此外又有餘地有白地何謂餘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頃通以騾馬

計之。算該領馬一百匹。若止養九十匹。其剩下十項者。聽其養馬。餘地之謂也。何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地。通融養馬。徵糧地內。牧兒馬。名爲五十畝。百畝者有之。騾馬名爲百畝。二頃三頃者有之。牧地之謂也。使此地俱存馬。何累哉。但編發之時。各有官員假手書吏。得過之家。營求撥爲餘地。貧窮下戶。湊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每畝。出銀一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亦費銀一錢。又况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寔。而養馬草料。日不可無。買馬坐

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束手傍觀。而小民日以累窮。卽此由耳。故一時迫馬禁急。或將養馬畝地。捏作白地。出賣或受累。不過舉家逃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戶者。有貼戶逃而累及馬頭者。往往皆然。故地之見在者無幾。臣又訪得各處風土。多係村落。自相排擠。如第一社原編馬五十匹。今雖戶口消耗。不能減少。如第二社原養馬二十匹。今雖人戶蕃息。馬不增多。夫州縣之馬。固有額設。彼亦烏常有一定哉。皆狡猾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而苟祿少剛之徒。生民之

困莫之省耳。此皆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以爲見在之馬而民已不堪。烏可復加棄餘地以贍之。濟時上策。無過如此。而司國計者。恒以軍需爲辭。又恐行之未易也。爲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縣。逐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絕共若干。卽今見在餘地。人戶。照數撥補。仍點此社不足。彼社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排擠。編累靠損。而各該逃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解寺。或軍需緊急之時。暫令里甲賠納。亦輕少易辦。如此狡者。不得以幸免。貧

窮者。不至于獨累。養馬之餘地。自存。小民之貧困得蘇矣。

一曰謹里甲以防借撥。臣惟州縣立里甲之馬。所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役之時。各甲名下。預行斂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舊矣。自配立馬戶。而有司視種馬爲無用之物。里甲之馬。多不查究。其間復有貪污官吏。暗受偏手。故行賣放。專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歲無虛月。或馱載雙人。或負重行李。救死不贍。奚暇生駒。况又賠辦草料出差

僱覓一人跟馬，害有不可盡述者。一為跑走所傷，癩破中風，筋傷腿痛，遂至倒死。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玩法殃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馬以拿賊者，有之。府佐下縣，勸種馬以擺道者，有之。官吏望風莫敢誰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時得休，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查得弘治九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匹，府二百匹以上，借者及管馬官各降一級。欽此。但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有前後之殊。茂月既深，難于查考。禁約雖存，

竟為虛文。小民忍隱，而含冤官吏，違犯而無忌，為今日之計，合無備行有馬府分嚴督府屬州縣。凡遇里長出役，各照詳前年事例，務買馬走遞，以接濟往來。該府仍將督買過里甲馬匹毛齒，每年開坐該管寺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欺賣放情弊，務要體訪，輕則問罪發落，重則指寃參奏，仍為定法。州縣官但借用種馬一匹，掌印官即以違制議罪。管馬官以廢職受罰，致損五十匹、二百匹以上者，照例送部降級。其兵備官府佐出巡，擅行調用者，一體禁革。庶幾上下有

所持循而馬可無借撥之擾也

一曰立循環以省季報臣惟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調驗看馬匹要見定駒若干見駒若干明白附寫以候太僕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原領馬為舊管買補孳生馬為新收事故交俵等項為開除季終為實在徑送太僕寺類繳欽此但法久而廢定駒顯駒重駒官吏通不查驗季報之冊書吏羣頭人等遂假此以為科斂之媒冊之費能

遊冊不足清理風弊適足以科斂民間財物耳幾何而一馬或斂錢百文或倍于此而計所費亦不

凡事悉然不止馬戶也

貲也况其所開報舊管新收開除之數俱是紙上彌文千無一實寺丞出巡未聞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冊可考兩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為無用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季報之煩盡皆減省惟年終各府將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數多寡造冊具奏而今之季報猶在為此例未嘗革也臣又訪得州縣官點馬造冊寺丞出巡造冊凡寺府管馬官廩給柴炭紙劄俱出馬戶故養馬之費什一為馬而費者恒

什九凡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欲去其費，當去其名。而太僕寺專管馬匹，漫無稽考，亦于事體未宜。爲今之計，合無酌量馬匹多寡，各府州縣動支無礙官錢，通置循環文簿二扇。州縣簿用府印鈐記，各府簿用太僕寺印鈐。其循字簿寫開春秋月分，環字簿寫開冬夏月分。其在州縣之簿，通將印過馬匹毛齒馬頭姓名一樣開造，一留本府，一發各州縣，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季要見臆損若干，管馬通判輪該季點之時，府中領出存留之簿前去點視比對，開

報不實，責及官吏。瘦損倒失者，責限追補臆壯生駒者，別行慰諭。

一曰明賞罰以示勸懲。修舉馬政，誠爲緊切，而寺丞之出，亦止弔府簿查點，各將點過緣由親筆填註附簿，俱不必另造點冊，虛費民財。惟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其各府之簿不必開造馬齒姓名，止寫各州縣原額，每季臆損倒失定駒等項畧節總目，一留太僕寺，一發各府，亦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三年印烙之後，方許改造一次。惟年終各府將買補過種馬

并解過備用馬匹、生過兒騾駒數目、照數造冊具奏、季報之煩、各點馬冊、一切禁革、廩給柴炭紙劄等項、俱行州縣動支官銀備用、如此絕科斂之路、民財自省、有稽考之實、馬政可修矣、倘蒙賜之施行、臣當另爲圖式以獻、然臣謂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亦有說焉、夫欲生好駒、必須種馬之良、州縣管馬官追補馬匹、非受囑容情、卽通同買販、故所補償者常老弱無用、旋補旋死、大爲民病、臣欲以責之寺丞、蓋量其不可至于此耳。

一曰、填坐派以憐交病、臣查得弘治三年會議備用馬歲取一萬、以後加派漸多、民不聊生、正德十年、奏派二萬五千匹、似于民力少寬矣、比之舊規、尚加一倍又半也、故雖馬多本折中半、派空年分、該徵本色馬一萬二千五百匹、臣訪得各州縣買解之馬、每匹用銀二十餘兩、中途草料日費銀一錢、計又用銀四五兩、若逃亡數多、累一人賠買、一時力不能及、未免稱貸、或甚以取諸馬販、則所費又倍矣、此俵中者然也、萬一揀退、馬之草料、豈能復如前哉、致令瘦損、轉

賣與人不能如值之半典賣產業子女重行禱俵故  
解馬一次中人之產蕩然此外州縣買馬之受病者  
如此解馬既多寄養之人戶數少未免差及下戶之  
人所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之未免露置于外寒  
暑之欺凌霜雪之侵薄馬以病死舉其產不足以償  
之此猶可言其甚者一馬死一馬又來曾未幾何死  
者又繼因而逃移或累死于獄此畿內地方寄養之  
受病如此積時累歲倒死數多有司難于追補通付  
不省民無所忌頑猾之徒因緣爲奸作踐致死捏作

倒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潤一縣前後發下馬一千  
八百一十餘匹今見在者止一百七十有零中間瘦  
病恒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槩可見矣夫州縣  
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求充數發其寄  
養曾不及鵝鴨犬豕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爲民  
者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  
常策所宜憐處此又今日之弊之大者也臣查得十  
一年太僕寺清查過順天府所屬州縣免糧養馬之  
地實有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

寄養馬一匹。實編過寄養馬四萬一千五百六十匹。其剩下地土。今安在哉。根本之地。尤當致意者也。倘蒙賜之施行政之偏弊。不無有所補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水 吳培昌坦公

徐鳳彩聖期參閱

漕撫奏議

疏

馬 卿

早定足邊大計以免後患疏

陝西漕運

臣准戶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等題稱  
陝西地方連年災旱戎虜益肆糧不足以給軍食不

足以賑民，乞要遣官將河南陝西黃河陝州各一帶，水陸運道，刻意修復，暫照成化二十年事例，急發京運糧米，仍將附近河南一府陝西等處京運折色，查照陝西歲用不足之數，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爲本色，年年坐派陝西，於陝西立倉收貯，水陸轉運關中，以給各邊，戶部將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一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扣留太倉，抵補前數，其潼關而上，通榆林綏德一帶，黃河散漫，橫石森列，難行，必自渭河入陝城，方可從大路空運，榆林等邊水路難通，陸路極

幸近訪得十月以後，漸成冰凍，將前糧米，以木爲平車裝載，三截轉運等因，本部查得先奉 明旨大會廷臣，咸以爲水道阻塞，陸程艱險，勞損騷動，得不償失，不若先發銀兩，多方糴買，尤恐人人所見不同，備行各該巡撫多方勘處，今本官又陳水運之法，然自古未有也。一旦創作，耳目所限，恐有未盡，宜再審處合行漕運河南山西及陝西各該巡撫都御史從公查議黃河經由運道，自某處抵某處，堪以舟運，有無阻塞糧米支運何倉，軍船分撥何衛，及潼關至榆林

一帶十月冰凍自某處抵某處堪以車運有無妨礙及山川險易程途近遠各令徑自奏請定奪等因奉聖旨是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卷查先該前都御史劉節准戶部咨為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事該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堯封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題本部會官議擬竊以成化二十年秦運之難如此永叔所上劄子固今古必用之石畫也運米三年不成竟留河南支用易銀一十四萬解送陝西方纔了事就若今日徑發銀兩賑濟給邊輕省蓋已不止數倍矣就事論事所見如此誠恐執

謬或拘於見聞事體未盡乎幾微或將轉漕運米一事再行漕運及山西河南各該都御史多方勘處另行奏請等因覆題奉 聖旨既會議明白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在卷勘議間又准前因臣竊惟陝西重地值此災傷臣固嘗切私憂而開運大事易舉難成不得不為曲慮嘗考之漕誌參之輿論黃河自淮安以遡徐州自徐州以遡潼關水勢洶湧雖曰難行而舟楫尚有可通然古有江船不入河之說蓋水勢不同舟制亦異則漕船未可分而漕卒亦未可用也况

西抵龍門懸流千丈自漢唐已艱於運然彼時猶有倉廩寄囤陸路轉運以達於渭故有河船不入渭斗錢運斗米之說計今改造運船雇募水手創立倉廩所費當又不貲而運道尚未可知也至於糧米支運何倉軍船分撥何衛須待運道有成方可擬定姑未暇論其冰運一節勢亦頗難嘗聞黃河嚴冬之際冰塊順流而下謂之走凌一爲南風所逆冰扼不行森然植立須臾凍結屹如山石層疊巉巖况猶有岍合而中開水溢而中斷之處恐車運亦未敢保其必行也臣淺劣見聞止於如此若或別有長策非臣所及伏望陛下仍敕該部再會廷臣議處務爲經久可行之策庶運道無阻而邊有賴矣

查復鈔關預處供給高牆疏

復正陽關稅

臣准戶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惟恕題稱壽州正陽鈔關始於成化八年以賑濟飢民而勸收船米至正德元年以供給高牆而改納船料至嘉靖八年又以委官人等多方爲害通行停革今鳳陽臨淮之民年穀荐荒歲供不辦額外之徵必不可加也所

據前項鈔關，委應照舊開設收銀解府，以爲高牆常供，有餘則存留府庫，以備年荒賑濟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知道。本部看得所題無非爲國恤民至意，誠爲有見。及照我國家鈔關之設，非直征稅出入，以足國用，實欲抑彼逐末，而歸之農。正古先哲王念民之依，貴五穀而賤金玉之意，誠良法也。故市廛之征，王法不廢。况正陽鈔關設自成化年間，其來已久，實與臨清等關相同。若使正陽可革，則他處可得而盡革耶？且天下商販往來南北者，皆經臨清等處征稅。何

獨循淮而西之商，經正陽者，乃得不稅，亦爲不均。今縱不用之供給高牆，亦可以濟公用而寬民力。又查得先年高牆供給，獨出鳳陽臨淮二縣。近年以來，災荒荐至，供辦尤難。陵寢所在之民，豈可使之生意不聊，因而復之，未爲不可。所據本處鈔關似應查照歷朝事例，依擬仍舊開設，但恐議來未備，則將來不免更張。又節該彼處巡撫奏開奏革，各稱利害，事在彼中，難於遙度，必須勘處停當，方可照舊開復。合候命下本部備行巡撫鳳陽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

皇朝通志 卷之十一  
御史會同覆勘正陽鈔關卽今應否仍於原處開復  
既復之後有無關係商民利害每歲所收錢鈔約有  
若干高牆供給之費不滿三千餘兩其餘剩銀錢應  
否照他處鈔關事體解京埠頭四百名應否裁減管  
理官員定何衙門委官如果相應逐一議處停當徑  
自奏請定奪等因覆題奉 聖旨備行到臣隨經會  
行直隸鳳陽府知府劉佐復查得正陽鎮地方西通  
河南東連淮泗南達六安等處商旅舟楫來往經由  
舊設之時所收料銀照船梁頭自有定額所入之稅

可支高牆供用省派鳳臨二縣比之臨清等處輻輳  
鈔關不同查得往歲每月有收銀二百兩者有三百  
兩者亦有不及數者多寡不等大約一年所得稅銀  
約三千餘兩供給高牆庶人歲給婚配死葬等項約  
用銀二千五百餘兩又有修補及起蓋庶女宅舍供  
給生育男女衣服之費俱賴此項錢糧僅足穀用候  
年久積餘臨時議作別用若照他處鈔關事例解京  
恐所解者少而費者且多矣其埠頭四百名誠爲過  
濫所宜裁革合無行令壽州上於本鎮精選殷實者

一百二十名送府，每月預點十名，輪流更替，其監收委官，須於府州縣佐貳廉能官內聽撫按選委一員管理，一季一換，所收料銀解府，置立循環，按月赴撫按衙門倒換稽考，如此庶事有克濟，經久可行。回申到臣復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惟恕議照壽州正陽鈔關之設，初以勸收船米，繼而改納船料，每年多寡大約有可得銀三千餘兩，既足供給高牆，又得寬省二縣，誠爲有益。但正陽地方不過一鎮，不近州城，官少親轄，民多頑悍，委官或未得人，遂致濫徵巧取，彼該巡撫都御史唐龍具奏裁革，府庫尚有餘銀八千餘兩，足敷高牆三年之用。今前銀支費已盡，高牆之供決不可缺，而民力已竭，實爲不堪。夫徵商之餘利，與浚民之脂膏，利害相去遠矣。所據前陷實宜復設，埠頭誠可裁減，所查餘剩解京一節，緣本關非比臨清淮安等處輻輳之所，惟可供給高牆有餘存作庶女出嫁等項別用，似難比照他處解京。乞敕該部再加詳議覆請。聖裁，俞允施行。

地方疏

防水裁役

竊惟臣撫治地方鳳泗爲根本重地淮揚實畿輔要衝卽今郡縣頻災而百姓流移衛所久憊而武備廢弛貪官污吏之未除鹽徒強賊之竊發此皆地方重事謹已遵奉敕諭次第舉行但臣才本疎庸撫治未久憂勞雖切績效未期查檢應議事件歷年撫臣舉之略備不敢贅言其餘瑣屑事務不敢煩瀆今將干係地方切於時政者條例上塵睿覽

一防水患以安地方據直隸淮安府申照得淮安西北黃河淮河二水交流會清河口經地方官莊艸灣

繞大河衛新城下關一帶趨東入海夫黃河入海濁泥日積上流之河道益狹下流之河口復淤每年秋水泛漲瀰漫百里如前年大水新城淹沒五尺經月不退去冬淮河南岍坍塌一百餘丈頃陷民房六百餘間若衝齧不已城亦大壞此則黃河之爲害可憂也其在清河口迤西原係淮泗清流近因孫家渡開通黃河一枝復入於淮行至清河口地方與黃河大勢橫敵阻遏難泄以致泥沙停積尋常水落則洲渚盡見淮之行水去處僅有四丈萬一再加淤阻如沛

縣飛雲橋頃刻成陸則淮流必將他徙否則橫衝淮揚湖隄運道必復崩決此則長淮之受病可憂也今照淮北地方有行鹽支家河泗河洪澤地方有陵等湖以致白馬湖斜出府城南下涇河射陽湖溲入廟灣俱可以開濬枝流泄淮之水入海分殺其勢將來運道淮河若有梗塞亦可改圖申乞議處等因據此爲照黃河之水遷轉不常復合淮泗勢亦可畏若不早爲議處脫至衝齧衛城淤塞運道則可憂甚將來勞費不貲而亦無補矣合無行移總理河道衙門會同臣等遍歷相度或疏鑿海口以泄其流議處停當具奏定奪庶幾河道可保無虞地方之急務莫先於此也

一裁冗役以蘇民困據直隸淮安府申稱查得海州

有莊三處所及有牧地處所行司必多爭執各爲贛榆安東鹽城四州縣每年各於均徭戶內審編板

本編求寬卹浦等場臺鹽工脚共八十三名實爲苦累今姑以民

竈二戶若樂貧富較之竈戶專煮海之利積餘私鹽

可以委輸於四境民戶耕斥鹵之田而迭遭苗害未

免離散於四方竈戶上丁一年不過出鹽十引雖折

價二兩四錢其實不過數錢此外更無他擾况額有賑濟又領艸蕩且民戶下下一丁馬價紅船均徑里甲馬艸農桑食鹽起運稅糧解戶長夫協濟等差三倍於竈故近年弃民投竈者甚多今年淮安分司清審竈戶伍祐一場增出五百餘丁他場可以例推此等餘竈不編工脚臺鹽不送運司聽用而獨累貧民不均之政莫甚於此合無俯念民疲將前項工脚通行裁革或仍於各場總催竈丁數內僉用便益等因及據揚州府泰州申據民人盧璿楊瀾等告稱蒙編

小海等場工脚官吏刁難索要拜見財物不容自當勒詐銀十餘兩監禁追納或轉送運司雇替用銀加倍况灶戶止辦額鹽並無別項科差本州田地多被侵買以致民窮灶富前項工脚應合除豁等因據此據照工脚之設專爲臺鹽國初民多灶少故派之於民卽令灶多民少當收之於灶况近年以來各場轉撥運司跟官運使二十名同知副使并三分司判官各十名經歷知事各三名共占七十六名俱聽其包雇其餘八十七名名雖在場不過納辦銀兩漫無稽

考。况原設本爲臺鹽。今謂跟官亦非盡法本意。且運司除各官祇候馬夫外。逐年又有均徭皂隸五十四名。亦足直堂跟隨使用。前項工脚實爲無益病民。合無通將淮揚二府工脚盡行裁革。惟復仍行各場另於總催或空閑灶丁輪流減半派當。或一季或半年一換。專一臺鹽庶幾冗役省革。亦恤民之一端也。

分處糧銀以便完納疏

京運改兌

據南京運糧把總朱熊呈。照得漕運糧斛四百萬石。選洋總以備海運者除遮洋總下三十萬石外。其浙江等一十一總兌改

糧三百七十萬石。內兌運三百六萬石。該七分。京糧二百一十四萬二千石三分。通糧九十一萬八千石。改兌六十四萬石。該四分。京糧二十五萬六千石六分。通糧三十八萬四千石。京倉兌改共糧二百三十九萬八千石。通倉兌改共糧一百三十萬二千石。係是舊例。嘉靖八年。該戶部議得改兌糧米。原無輕齎耗米。不發了納。俱於兌運輕齎銀內完貼。以致數目牽制滋弊。自嘉靖九年爲始。將京倉改兌四分。糧二十五萬六千石。俱上通倉。其車脚盤剝專於通倉兌

運輕齋銀內挖貼餘剩盡數給軍，免扣還官，仍於通倉兌運三分糧內改撥二十五萬六千石，赴京上納以抵前數。初意蓋因兌運原有輕齋以足車腳等用，改兌原無所耗，全賴兌運挖貼爲其損，彼補此，兩相牽制，故將改兌全上通倉免扣開運軍腳，以省兌運挖貼。行之三四年來，但查改兌全上通倉腳費亦無盡免，每石仍要於兌運銀內挖貼五六分完納。況江北南京等總衛所運納兌改，因便水次，率多不在一幫，每於投文交納之際，改兌者固得全上通倉兌運

者，又要於三分通糧內撥補改兌四分京糧，彼有此無，數多混淆，切詳本爲頭緒煩多，減省挖貼，然此反生牽制，須擾不便，及照兌運京糧七分原係陸運，近改開運，車腳扣解，無容異議。通糧三分原非陸運，不由新開開行，今却將撥補改兌糧米，比照七分京糧一例扣解車腳，則是改兌雖免扣銀，兌運又復加除。出彼入此，所扣惟均，及照兌運既有上納七分京糧舊例，又有仍改三分通糧新法，改兌糧米，既已盡改通倉交收，却又改撥兌運赴京補約，例無定規，弊尤

滋甚呈乞會議一定之規庶便遵守交納據此臣等  
議得爲政之道貴在簡要今把總朱熊所言前項兌  
運既有七分京糧又有仍改三分通糧改兌既已盡  
改通倉却又改撥兌運上京補納委的事體非便反  
相牽制不清加以補納改兌京糧而作兌運扣解車  
腳尤爲貽累運政不便乞敕該部計議合無將兌運  
糧三百六萬石京倉定爲八分上納該糧二百四十  
四萬八千石比舊兌改止多五萬石通倉定爲二分  
上納該糧六十一萬二千石并改兌全糧六十四萬  
石共糧一百二十五萬二千石比舊兌改止少五萬  
石載入議單永爲常例其扣省車腳銀兩行巡倉等  
衙門查照兌運原該七分京糧銀內扣解太倉以爲  
由閘所省之數其撥補改兌一分京糧免加扣減盡  
數歸運少資羨餘給軍則事體簡便易爲遵守而六  
納不致混淆矣

預處黃河水患疏

治河

臣等會議得黃河發源於星宿海中經崑崙放於積  
石東下潼關萬有餘里其來也既高且遠其注也必

迅且怒。中間又有涇渭汾沁伊洛瀍澗舉西北諸山之流而奔湊焉。以助其湍悍洶猛之勢。况自孟津而下。地平土疎。易於崩潰。又且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停滯則淤。下淤上湧。奔潰四出。湮室廬。隳城郭。侵禾稼。中原酷罹其毒。此黃河爲患之大端也。黃河自古爲中原之害。入我國朝。則爲漕渠之利。蓋徐呂二洪水。淺石惡。最爲險阨。沽頭謝溝等閘。蓄閑終日。纔一啟放。南來漕舟。起剝守淺。艱澁爲甚。渡淮而北。率以一月始抵濟寧。自黃河入運道以來。流日漸

北。舟日漸利。往年出飛雲橋。則沽頭以下諸閘。不事啟閉。嘉靖九年。又由魚臺出穀亭。以下諸閘。亦不復啟閉。臣等訪問本地士夫父老。皆云。今年漕舟渡淮。順風五六日。可抵濟寧。利詭踰焉。此黃河有資運河之明驗也。黃河固爲運道之利。亦爲運道之害。蓋河流所經。遷徙無常。而其爲患。非淤則決。如嘉靖六年。沛縣迤北。湮塞四十餘里。此則淤之爲害也。又如弘治六年。決張秋東。并汶水奔注于海。此則決之爲害也。當時上厯霄旰之憂。特遣大臣前來修治。費財

動衆甚爲不貲。夫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而財賦轉輸悉資漕運。故漕運利則京儲克。否則坐困矣。咽喉之地。治之誠不可不先且急也。然今之治河與古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急於爲民。今也急於爲運。古也導之使北。以順其就下之性。今也導之使南。以避其橫衝之虞。此古今事體不同。而施爲之緩急向背亦異也。臣等受命以來。稽考圖籍。詢問父老。不敢執一己之見。必求合衆論之公。乃由上源以徂下委。自正身以及旁支。得於身親。證諸目見。較

其利害之輕重。以爲疏治之從違。雖其間節目不同。區處各異。而治之之方。大略不過疏濬築三者而已。固不敢畏難以貽患。亦豈敢無益以疲民乎。臣等考之夏禹治河。自大伾而下。曬爲二渠。大六而下。播爲九河。蓋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况今漕渠窄狹。洪關束捍。全河入運。勢自有不能容者。弘治以前。四支分流。一支由孫家渡經壽州。一支由渦河經亳州。俱出懷遠縣。會淮入海。一支由趙皮寨經睢州。出宿遷縣。小河口。一支由梁靖口經碭山縣。出徐州。小浮橋。俱

入運河近年四支湮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

等處徑趨沛縣近又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穀

後來潘司空議得黃河分

亭口而運道大有可虞臣等以為今日之計非其分

流則勢緩勢緩則沙積而易決合流則勢迅勢迅

流以殺其勢未可以力勝也今看得梁靖口一支嘉

則沙不停堆而河易通與此不同

靖十一年該副使周瑯同知李仁等挑通行水趙皮

寨一支節經挑濬至嘉靖十二年該副使齊之鸞同

知王景明挑通見今行水大約河殺五分之一渦河

一支又因趙皮寨下流自睢州野鷄崗地方淤塞正

身五十餘里以致漫入平地注入渦河見今大水奔

流舟楫通行孫家渡一支又該總理河道都御史朱

裳於本年八月內行委僉事方昇等挑濬自本渡口

起至朱僊鎮止一百五十餘里工已就緒尚未放水

今議得趙皮寨野鷄崗迤下至寧陵縣地方應該挑

濬淤河五十餘里倍加深廣導引漫水歸入正河又

自睢州地名張見口起至歸德州地方郭村止應該

量築長堤一道計長一百餘里以禦泛漲梁靖口雖

已疏通下流一帶河身仍湏時加疏濬自儀封縣于

莊村起舊有見淤月河一道再挑二十八里接入梁

靖口達于小浮橋。以殺北岍水勢。臣等又惟黃河北岍。自河南原武縣起。至山東曹縣地方止。歷年起築一帶長堤。以防東北入海。見今守護如遇盜賊。但爲日旣久。河流衝刷。風雨侵凌。以致坍塌矮薄處所。數多。伏秋水漲。深有可虞。今議原武縣地方王村。厥添築月堤一十里。祥符縣地名盤石口。添築長堤一十二里。北離二百步。加築月堤一十五里。蘭陽縣地名銅瓦廂。幫築月堤九百九十步。仍開濬對岍月河五里。考城縣地方蔡家口。自第三堡起。至清涼寺山東

界止。創築月堤一道一千九百九十步。其餘矮薄并臨時衝澗去處。量爲修築。臣等再照黃河一支於嘉靖九年水漲北徙。卽今已過魚臺。誠恐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于海之勢。議者欲塞岔河水勢口。以安運河。臣等以爲其可慮者有三。蓋岔河水勢洶湧。遮難堵塞。先年侍郎崔巖築塞本口。用工三月。止餘四丈。雨霽水漲。一時衝蕩。不克完合。此其可慮者一也。又本口縱使冬春水涸。幸而塞之。其性旣逆。其流必激。夏秋水漲。不決黃陵崗。則決李居莊等處。

故北坵一帶三十年來無衝決之患者未必非此口有以殺之也。今欲塞之可乎。此其可慮者二也。又本口既塞則徐州迤上至魯橋一帶流沙停滯。二百五十餘里遠道必皆淤涸。山東諸泉水微又不足以濟之。且挑淺置閘必須數萬之夫。數月之久方可完工。亦不能如今日之利且速也。况來年進貢運糧等項。經行在邇豈可一日不通。而坐待挑濬之成哉。此其可慮者三也。夫塞岔河之口可慮如此。誠有如都御史朱裳所謂奇而險者。臣等考永樂九年侍郎金純

亦曾引河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口以濟運道爲今之計亦惟資其利而防其害耳。議將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仍於要害去處砌之以石以禦橫流。量置石壩以洩暴水。又自城武縣苟村集大隄頭起至濟寧州地方止創築縷水大堤一道計長一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仍將魚臺縣城北小屯起至穀亭鎮南店頭止開挑淤河引水入運河以殺魚臺城之患。至於金鄉魚臺二縣被水居民乞敕巡撫衙門查奏量爲蠲免以蘇其困如此是爲順水

之性不與爭地。若其河流日久，渠道漸深，不至泛漫，庶亦永爲運道之利也。臣等又以河經園陵，所宜慎重，會同各官再四相度，議得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會合淮流，至鳳陽縣地方經過。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過。祖陵除皇陵地形高阜，去河三十餘里，水患難侵，無容別議外，其壽春王陵臨河南岬，相去一百二十餘丈，最爲逼近，將來衝決之患難保必無。泗州祖陵東西南三面河水圍抱，西面去河頗遠，南面僅十里許，東面五里許，况又南有

盱眙山障，水不得南行。一遇河漲，三面泛溢，北侵陵所。訪得正德十二年淮水暴發，壽春王陵滄沒五尺有奇，至今門廡水痕尚存。祖陵垣牆亦曾浸及，今看得黃河已有一支分入渦河，若復放孫家渡一支，水勢當增數倍，中經園陵，委有干碍。夫黃河爲患，其在下，民尚可改圖，今東衝有傷於運道，南注有碍於園陵，反覆思惟，實爲難處。臣等欲將孫家渡且勿放水，候渦河壅塞之日，方將本渡口開放，其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堤，以漳泛溢，壽春王陵北面包

砌石岍以防衝決。但黃河水勢難測。雖增石岸難保無虞。况園陵基本所在。恐有傷犯。事體重大。不敢輕舉。乞敕禮工二部會議。差官帶領欽天監諳曉地理官員。再行相度。果無別碍。取自 聖裁。行令總理河道。并巡撫衙門。將前堤岍如法築砌。倘有干碍。徑自奏請定奪。臣等又看得淮安清江浦河口。正當河淮會合之衝。近年黃河水漲。灌入本河。以致淤淺。阻滯糧運。節經挑濬。已費十萬餘金。而淤淺如故。蓋以漕舟鱗集。臨時止用小船。水中挑撈泥沙。用力雖多。見

功實寡。臣等議將板閘迤西築爲土壩。下流放。水。使河身乾涸。併工挑濬。務令深廣。就將所挑泥沙築爲堤岍。以禦外河漲水。其新莊清江等閘。仍行令管閘官員。如濟寧閘事例。依時啟閉。以防乾涸。至於伏秋水落。復開。照舊行舟。再照古人治河。常先下流。下流通則上流疾。此勢之常也。禮云。四瀆視諸侯。故江淮河濟。謂之四瀆。瀆者獨也。獨入於海也。今則河淮二瀆合流入海矣。又淮水獨流入海之時。海口兩旁。各

有套流。及安東上下一帶。又有澗河。并馬邏等港。以分水入海。是以上流無潰溢之患。卽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增三分之一。而澗河馬邏港等處湮塞已久。其入海諸套。又經歷年沙淤。而海口迎潮流沙日積。愈加狹隘。每至伏秋。水漲不能速洩。下壅上溢。致梗運道。滄沒地方。爲今之計。若將前項海口套沙并分水溝港。盡復其舊。斯爲全利。但黃河會淮入海。經數百年。淤塞不止數處。若一時并工疏濬。爲力似難。合無先將緊要洩水溝港。如甘溝菊花溝。通澗河七

十五里。馬邏港四十餘里。羊寨港三十八里。并北洶等溝。量開一二處。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隻往來。肥盪其餘原有今淤分流處所。斟酌次第爲之。淮安新城河北淤灘。亦行挑濬深廣。如此不惟分河之流。以廣入海之路。而益漕運。與民利。兼得之矣。臣等又惟黃河經流。未有數十年不變者。卽今河出魚臺。雖借以利漕。而流久沙高。一旦他徙。徐沛南北。必皆乾涸。則濬泉潴水。以復國初宋禮之舊。尤不可不預爲之所也。議將山東諸泉。查照舊規。大加疏濬。以匯于汶

河再將南望湖堤一百餘里照舊修築原設開壩通行查復漕渠淤窄處所挑濬深廣庶潦有所瀉旱有所取則徐沛之渠不思乾涸雖岔河之口日久自塞亦非所慮矣及照前項工程大約計算合用雇夫買料等項銀不下二十餘萬兩卽今河南山東并淮安等處連年災傷重以此役實爲不支乞京戶工二部會議前項錢糧或照先年開河事例借留兩淮運司餘鹽銀兩或別項處給分發河南山東并淮安府聽總理河道并巡撫衙門選委廉幹官員專管支放後有不敷量將各處頗收地方徵價應用工完之日通將用過錢糧稽查明白造冊奏繳臣等切照水之爲患者莫如黃河而水之難治者亦莫如黃河況今之治河又與古不同臣等前所云者是欲以難治之河而治之盡如人意故愈見其難也臣等材識愚劣所見所處止於如此然亦豈敢自謂相度無遺區畫盡善而必其說之可行哉

饋運糧儲疏

一速船料以免誤運據湖廣江西等總運糧把總劉

節等呈稱。漕例十二月駕船赴水次領兌。則造船必先於九月給料。十一月造完。方不誤兌。近年軍民料價多不依時派徵。延至次年二三月。或四五月始得給領。打造又須五十餘日乃完。是未裝運之時。而過淮到京之限已違。甚至有六七月尚不給領者。往年糧多折色。船有減存。遲造一二。尚可支持。今年全運本色。儘數用船。豈容停緩。負累旗軍。或揭借債負。或鬻兒變產賠造。甚至弃糧逃避。漕官官員無計可處。或將糧米加派別船帶運。或那借官銀收買民船兌

裝。若不勝言。呈乞議處等因。據此。臣等切惟漕運必資於造船。而造船必先於辦料。故官軍三民七。軍衛有司出辦之例。近來各掌印徵料官員。多不以運務爲重。任意因循。不惟拖欠。或遂侵那。致誤造船。遂稽起運。而住俸問罪降級。獨歸運官。彼無干預。夫患不切已。是以視如秦越。而漫不加意也。誤運之端。實由於此。合無通行各該巡撫都御史。無巡撫處者。行巡按御史。嚴督各該司府州縣衛所。各將年例軍民料價。預爲派徵。務在上年九月以裏給發。若徵收未完

聽將在庫別項官銀借給候徵完補還如有違慢十二月終不完給者將府州縣衛所收料官住俸正月終不完給者府州縣衛所各掌印官住俸收料官仍革去冠帶首領官吏提解漕運衙門問罪延至四月終不完給者都布二司并府州縣衛所各掌印并催料收料官一體叅奏提問府州縣衛所官降級文職起送吏部別用軍職發回原衛帶俸差操中間若有侵那等項情弊從重究問比照遲糧事例載在議單永爲遵守庶法例嚴明而料價早完船造及期而糧運不誤矣

一均法以濟造船查得各總淺船南京中都江北上東遮洋衛所造於淮安清江廠湖廣浙江江南江西各造於各該處所及查議單內一款淮安清江廠管廠指揮千百戶等官有犯比照運糧事例聽漕運衙門提問若犯該充軍爲民降調罪名問完奏請發落此惟以淮安清江一廠官員載在徑自提問之例其湖廣浙江江南江西各造船指揮千百戶等官未經議及切緣造于淮者漕司朝夕得以覺察且有提問

之例。故各官有所警畏而不敢慢。至于湖廣浙江江南江西各處者。既從其便。又無提問之例。是以委官無所鈐束。全不畏憚。往往作弊誤事。如今歲鎮江衛委官指揮張儒千戶李希賢。侵費料價。耽誤造船。稽遲糧運。足爲明鑒。且各處雖去淮稍遠。而造船皆漕運之急務。事當畫一。今淮安清江廠官員有犯。既許其徑自提問。而他處管廠官員違法。須待叅提。不獨事體有偏。抑且人心玩愒。合無將湖浙江西江南等五總。但係考定。或委管造船官員。自指揮以下。有犯

照依江北清江廠事例。徑自提問。補入議單。庶漕規振舉。人心畏服。而造船不誤矣。

一均行糧以濟饋運。據遞洋運糧把總江川呈據所屬定邊等衛運糧千百戶于江等呈。備旗軍王釗等告稱。先年本衛并神武中及通州左右四衛。天津等三衛。德州并德州左二衛官軍。專兌山東德州水次糧米。運赴京通二倉。上納號曰北直隸總。設把總一員管理。自德州水次至張家灣。水程不過七百五十餘里。又係一水之地。每軍開支行糧二石。頗敷食用。

後於嘉靖三年議將北直隸定邊等九衛改併遮洋

地故改名遮洋也

總每年駕船前往小灘鎮領兌河南山東二省糧米復自小灘鎮運赴薊州倉上納往返水程約有三千三百餘里道路寫遠難於轉輸完限已蒙改擬行糧尚未加添切思本總舊運長淮泗州等衛每軍行糧二石八斗釧等水程比伊不甚相懸行糧乃少八斗及思山東總下臨清等衛官軍運納京通俱支行糧二石四斗釧等水程較彼加倍行糧反少四斗實爲不均告乞轉達議處等因據此臣等竊惟行糧有多寡蓋以地里有遠近立法之初參酌適宜固不容改但今各衛收入遮洋往返程途比昔增遠故完糧期限先已具題更改所支行糧似應添給合無將定邊等衛官軍行糧比照臨清等衛事例閔支二石四斗改載謄單通行遵守庶官軍足食事體均平

一添設閘座以益糧運據湖廣蘄州等衛運糧指揮李緒等呈稱天津相距通州河道約有二百餘里內多淤淺難行糧船到彼挨過一淺動經旬日或百夫併力牽挽不停或四散雇舢紛然爭競近年覓船尤

難不得已闕借回空淺船剝運。動經一月。甚至四十餘日。始得抵灣。以致糧納耽遲。船回阻凍。議者應於潞縣河西務楊村地方。各建閘座。若遇水小。則隨宜啟閉。免盤剝之勞費。若值水大。則開月河而行。所費工料。動支太倉。扣省由閘銀兩。庶一勞永逸。糧運甚幸。臣乞議處等因。據此。臣等議得。前項河道。水勢消長。無期沙淤淺阻不一。每因盤剝。遂致耽延。爲害實深。若設置閘座。蓄水行舟。爲利甚大。但地勢水勢。猶須詳勘。切見通惠河開復之初。亦或有難之者。及其功成事濟。浮議始息。乞敕該部會議。合無擇委習知水利官員。親詣彼處。督同管河等官。逐一踏勘。如果事體相應。公論允合。就便估計工料。修建閘座。亦利運之一端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日  
月  
年  
十  
九

卷  
七  
第  
一  
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本 吳培昌坦公

宋存標子建叅閱

漕撫奏議

疏

馬 卿

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疏 開治運河

臣據工部管理河道郎中鄭綱呈據委官徐州知州魏頌等各會呈前事勘得徐沛一帶河道自胡陵城

開起至沽頭三閘并謝溝新興黃家閘下至徐州止共閘七座俱係運河先年河身低下閘座成規啓閉以時泉源接濟自濟寧直達徐沛復有嶧山滕鄒等縣諸泉或由金溝淺而入運或匯昭陽湖而積水舟楫順利糧運通行自正德年間黃河缺口流出沛縣飛雲橋地方西水東注漫漫各閘自後飛雲橋淤塞河水復自魚臺漫入運河然流衝奔突無常引河濟運利害相半河流便于行舟閘座日就頽廢今年八月以來黃河遷改將原出穀亭口以漸淤塞畚爲

二股分流十月以裏通將二處淤塞斷流各閘淤淺舟行艱難但河性通塞往來莫測目前惟當疏濬淤淺修復閘座以通漕運尤事預處以復舊規必須併工急挑方不有誤今沿河中流逐里測量自胡陵城閘起至沽頭上閘止計五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各淤淺不等俱該挑濬自沽頭上閘起至黃家閘止內止淤淺三十七里亦該挑濬河面廣濶恐難挑濬兼恐水流散漫各里俱用挑濶一十丈爲準職等公同各官每深廣一尺取泥稱重一百四十斤每筐可擡

泥一百斤。仍計自河至峴。廣狹若干步。每夫每日可

濬河以擡泥爲。

擡泥筐數。如閉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四人擡泥一

要若。習泥近處。

直雨水旋復流入河矣。

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擡七十筐。明年春早。自正

月十五日起。至二月終止。除風雨休息。每夫實做工

三十日。自胡陵城起。至沽頭上閘止。應挑淤淺。每里

該用夫二百八十名。計五十七里。共用夫一萬五千

九百六十名。自沽頭閘起。至黃家閘止。應挑淤淺。每

里用夫一百四十名。計三十七里。共用夫五千一百

八十名。更修閘七座。每座用人夫七百名。共用夫四

千九百名。通計用夫二萬六千零四十名。等因。職等

會同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親詣各該地方

覆勘。與各官所議相同。會議黃河斷流。不濟運河。修

復閘座。事所當先。濬河修閘。通用夫二萬六千四十

名。今照舊例。于淮揚二府。徐州正派。并調各處淺夫

不足之數。乞賜量調附近黃河等夫。并雇募應役。各

于年裏。派調停當。各府州縣委官分部。預備濬河筐

杠。欵鑿器具完備。各于正月初間。委官督領。刻期到

工。內均徭編夫。自備工食。但加賞勞。正派夫役。照例

日給食銀一分五厘。雇募人夫照例日給工食銀三分。仍先于年裏估計閘座停當分投采取石塊動支河道椿草各項銀兩買運石灰鑄造鉄錠并椿艸板木打壩修閘物料齊備及動支舊開河剩下徐州各厰杉木石塊先儘取到俱候凍開興工修理閘座挑濬淤淺自正月十五日起興工至二月終止刻期在糧運未到之先一併完工若雨水勻和泉源克溢斯則閘座無窮之利但恐天時亢旱諸泉之水不足以供各閘之用糧運阻滯事勢急迫則于黃河梁靖口

迤透岔河設法疏濬下從泥河出孟陽泊口以急河漕運寧費財力亦不敢惜及查先年黃河流決閘座不用原設專管沽頭等閘主事一員并各閘官吏俱盡裁革閘溜淺舖人夫十留一二餘皆革去目今各閘既已興復原設主事并各閘官吏俱乞奏請銓補撥充各淺人夫俱照舊編派其人夫工食賞勞并采運石塊備辦綠麻石灰物料人匠工食俱于河道貯庫銀兩公用事完造冊繳報再照運河久淤而初通尤宜申明舊規遇淺卽行盤剝嚴禁例外不得多帶

客貨。庶閘河通行。糧運無阻。會呈到臣。會議得河性罔測。難以預度。若使水漸南趨。則濟寧下及徐州淤淺。必須盡濬。以復永樂至弘治百餘年來閘運之舊規。但目前數百里汗淺挑濬。且明春糧運在邇。事勢迫切。工役巨繁。而將來糧運。不免照常由閘積水行舟。較之數年舟行閘面者。不同如水漸北趨。則仍濟漕河運舟。誠爲順利。但黃河難禦。而閘河窄狹。不能受黃水十分之一。今已逼近濟寧。萬一漲溢衝決。則天井以下一帶閘座。必皆盡壞。下及徐州三百餘里。

淤淺日甚。或以漸北徙。則先年北經曹單下衝張秋。故道亦有可虞。尤爲運道無窮莫大之患。二者均爲有利有害。而輕重不可不權。詢謀不可不審。防禦不可不周。且事連三省。關係匪輕。已經會行各官詳議。續據回報到臣。會同揔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得建閘積水以通運者。一先朝百餘年之舊規。藉黃河之水以濟運者。邇年一時之近利。黃河一遷改。雖河性罔測。而先事當防。國計至重。豈容少緩。徐沛百餘里間。凡運道之淤。閘座之

頽廢者。目前舉。須修濬。各官所議利害甚明。經畫亦當。前項人夫。合于淮揚徐三府州儘調。河道淺闊。塘壩黃河等夫四千名。沛縣空閑。接遞夫二千四十名。俱係均徭編僉。各令自備工食。但每半月量加賞勞。正派人夫一萬名。照例每名日給食銀一分五厘。雇募人夫一萬名。照例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但閉閘絕水。則人力易施。入水取泥。則成工難。必照得濟寧南旺河道。例該三年兩次大挑。嘉靖十四年春。適當應挑之期。例該工部等河郎中呈部奏請。于二月初

一日興工。至三月終止。閉閘絕水。禁止往來。鮮貢船隻。係是舊規。合無趁今大挑之期。預于年裏。將前項人夫起派。雇募調發。修閘灰石等料。俱于年裏買辦。到閘完備。俱候春初。人夫于正月十五日以前到工。上自南旺。下至黃家閘。閉閘絕水。禁止往來。鮮貢船隻。畫地分工。并北河原議夫役。亦合量增。併力挑濬。修理。通期二月終。三月初完工。以俟皇木糧運。早至。臣等仍申飭運卒。不許例外多帶貨物。臨期再行多方疏引接濟。若夫果不敷量。爲添雇。以期國計無誤。

再照徐沛河道廣濶，閘座稀少，較之濟寧河狹閘密者，猶有不同。是以故老相傳，先年運舟有累旬累月，方過沽頭三閘者，況今淤淺量挑，閘座新復。若果將來天旱泉微，皇木糧運阻塞，事勢迫促，方如各官所言，將梁靖東流岔河下至泥河量加疏道，以圖急濟。此則甚不得已一時之權也。乞勅工部再加計議，早爲上請，行下臣等施行。

僂運糧儲疏

漕運五議

議照漕運舊規，歷歲既久，經議頗多，百凡舉措俱有定制，自我皇上御極以來，百政一新，勵精圖治，中間一切弊政，無不釐正，臣等謹當遵守，罔敢怠忽。但行之年久，其間亦有法例未備，政尚遺闕者，臣等謹據一時之愚，條陳六事，內、刑、二、條上塵睿覽。

一、改折色以恤災荒。據直隸淮揚等府申稱，所屬地方亢旱全災，臣已另行具奏。及訪得江南淮比等處，俱各旱乾，卽今交秋，西成無望，計已成災。各地方撫按等官，必有奏報，臣待罪總漕，則今年兌運糧米，誠不可不預爲計處，以重國計而恤民命也。查得以前

災傷年分，皆派有折色。自臣承乏漕運，嘉靖十一年

糧斛除折色支運外，本色派該三百餘萬石。嘉靖十

二年，欽奉 聖諭，全徵本色，數內止准河南改兌折

銀七萬石。嘉靖十三年，復全徵本色，通無改折。姑以

兩年較比，十一年共多徵本色二百萬石，况往歲江

南江北，各有災傷，然猶間有收穫之處。臣限各官多

方催督，幸俱早完。然本色加耗甚重。比之折色所費

幾倍，兩年全徵，東南之民力竭矣。運軍往年糧有折

色，則解有減存，得以休息。今兩年全運，而軍士之疲

勞甚矣。乃復遇此數省全災，軍民困苦，若不量改折

色，其何以堪。臣備員摠漕，以國儲為職，豈不欲全運

以自見微勞，而顧欲蠲減以取避難之嫌哉。誠見地

方災傷，恐督責雖嚴，終不能完。一年誤運，則數年不

復，誠不可不預為之慮也。夫連歲全運，臣于運船不

足者，俱已造完。軍士逃缺者，俱已僉補。河道不通者，

俱已濬復。則運事之至難者，臣固已竭力為之。則是

今日無難可避，而所難者，特地方災傷之甚耳。誠惟

民為邦本，國儲之所自出，不可有傷。若處置得宜，則

飢疲得蘇。儲蓄無損。而國與民皆受其利。處置失宜。則死徙立見。糧運可完。而國與民皆受其害。一得失之間。而利害之相去遠矣。臣請先言其害。而後及其利。夫湖廣江西。運行萬里。且地方廣濶。水次窮遠。民鮮積穀。今遇全災。雖有錢貨。無所收糴。而况民貧之極乎。其勢必至于誤運。浙江蘇常等處。田雖膏腴。而稅糧素重。邇年糧長疲敝已甚。是以數家朋當一名。今連歲全徵。則疲敝亦又甚矣。東南之地。財賦之所自出。以浙江蘇松常鎮歲運將及二百萬石。當天下一

之半。稍寬于今。則猶可復于後。古語曰。竭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若復全運。在豐歲猶難。而况災傷乎。東南財賦之地。誠不可不深念也。兩淮之間。鳳陽爲根本重地。而民貧尤甚。淮安地方。黃河二水下流。十歲九淹。重以旱蝗相繼。二十餘年。民之流徙。十居七八。州縣不支矣。况近挑濬開河。及修理祖陵皇陵。比之他省。尤爲苦累。數省災傷若此。疲敝若此。全徵本色。督責之下。剝膚椎髓。鬻妻賣子。苦楚萬狀。豈盛世之所宜見。此民之害也。當此荒年。軍士

月糧必至有缺。運卒家口何所仰給。行糧恐亦難徵。夫豐穰之歲。竭作尤難。况兩年全運之後。重以災傷。居者待哺。行者缺食。莫相救恤。此軍之害也。夫軍民之力不堪。必至于悞運。一歲誤運。則來歲不可併完。必至再誤。况今太倉崇明等處。塩徒有潛伏之机。湖廣江西俱災。水賊有竊發之執。飢饉所迫。何所不至。則意外可慮之患。安保其必無。則亦國之害也。若無轉害為利。亦在乎處置之間耳。臣查得以前節年災傷。無不減折。嘉靖七年折銀糧一百七十六萬石。有

零。嘉靖八年折銀糧一百七十萬八千石。有零。嘉靖九年折銀糧一百五十二萬九千石。嘉靖十年折銀糧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一年折銀糧一百萬石。嘉靖十二年分。聖諭全徵本色。蓋以財為浮貲。而糧為實用。誠經國之遠猷也。但執有常變。時有權宜。濟時之急。所以為善後之計也。伏望比照往年災傷之例。將今歲糧運多派折色。則貧民免貴糴之費。加耗之費。脚價之費。軍士免行糧之費。修船之費。盤剝之費。此軍民之利也。臣非敢以軍民之小利。損國計也。

○此亦根木之計。

時不得不然也。夫方今修理九廟宮殿，軍士月糧多克工價。及聞京畿近來米價頗減，若多放折色二三月，每石量爲加添常數一二錢，不爲後例。則軍士不勝感激，而太倉之粟可存數十萬矣。今歲災傷，旣蒙多派折色，則糧運易完不誤。待後豐年，仍徵全運，則民力不虧，而國計無損矣。況今京庾克羨，寬民于災傷之時，則邦本不虧，租賦有出，固亦國之利也。抑臣又有一得之愚焉。若將折色銀兩招商和糴，則亦無損于本色矣。唐陸贄奏請減京水運儲蓄軍糧事，議

略曰：封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于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于積食而嗇于貨泉。近歲閑輔之地，年穀屢登，田農之家，猶困穀賤。江淮水潦，漂損田苗，與凡時常米貴加倍，宜減水運，請和廣糴。若待運錢到京，則恐收糴過時，宜貸戶部庫物，依平估價，以候折填所貸。論者以贄議深合時宜。今大江南北旱災數千里，竊聞京輔之地，頗爲豐熟，適與贄之所論符合。若趁時招商，但稍加其值，平其收，宜無不樂從者。今若准贄議，借出庫銀招

商糴買粟米百餘萬石。待解到折色銀兩補還。則亦不失四百萬石之數。而國與民俱利矣。乞勅戶部再加詳議。如臣言可行。准照前項災傷年分事例。不拘正兌改兌。或本折相半。派徵其災重者。又爲量改支運。仍乘此京輔豐穰。早爲糴買粟米補運之數。則天下幸甚。漕運幸甚。

一復舊規以息爭端。據江北等摠運糧把摠等官朱鸞等呈稱。今歲江船比之往昔尤難雇覓。大抵船戶苦畏守候。所給脚米本色折色。悉任有司自專。年豐

米賤。逼令兌米。年歉米貴。却令折銀。軍旗糧里船戶處處紛爭。以致久稽。實爲運道之累。呈乞裁處。據此隨據直隸常州府宜興等縣申稱。上年七八月間。山穴水發。田禾淹沒。秋糧正米。尚徵未完。一槩脚米。常年每石折銀五錢。合無仍照舊例折兌。軍民兩便等因。據此爲照舊例。江北南京等摠歲運江南并浙江。根解淺船例。不下坝。原係民運瓜淮水次交兌。成化年間。糧里推稱浩費。議改官軍雇船過江。就民領兌。每石加與過江脚米一斗三升。後又議擬。不論年歲。

豐歉每石折銀五錢後州縣徵兌稽遲致累久候船戶畏難躲避計串執要土豪往往打搶甚至毆死人命又該漕司具題仍令有司糧里先期自備或定價雇覓誠爲允當官司便于催督埠牙易于召雇河港熟知找尋船戶不敢抗違執豪不敢欺奪况例有一般水脚別無浩費已行四年之久實爲便益後有蘇松等府崑山等縣糧長歸瑞等要得脫避奏告有司雇船費害繁多仍要軍雇及該江南巡撫都御史陳祥亦題前四通該戶部議題自嘉靖九年仍復軍雇

腳米一斗三升徵完本色隨正交兌不許折銀開載議單竊以爲軍民之雇船其出價一也船戶之領載其受價一也民雇浩費則軍雇獨輕減乎况糧里姦猾豐年米賤則欲本色凶年米貴則欲折銀爭講不已輟轉申擾且又羈延守候是以每年船戶臨期遠避有司視如秦越不與協理埠牙代彼隱護不肯召集甚至輟遲故行趕散官軍畏懼兌限緊急未免支河深港四散尋雇奈何船戶頑野朝則聽從夜則颺去或奪蓬猶質當或留軍旗押管輒被齊擁呼號集

衆圍賴中間受財脫放之弊亦難保其必無而擄船之議遂起雖經嚴行把摠等官多方鈐治而其弊終莫能絕執使然也前該漕運都御史劉節及接該臣等屢言前項軍雇不可爲常當復瓜淮水次瓜淮水次民兌已成往俱未蒙

事必不可再行

俞允而臣等復以爲言者誠見其不可而不得不復

言也夫民雇則與船戶兩平交易各出情愿船戶不至逃避糧長不至強逼軍雇則找尋船戶勢所必爭強逼必至于鹵船不強必至于誤兌竊以軍民船戶皆朝廷之赤子也惟處之得當各安其所則無爭

而勢可久矣夫不揆于事理而各爲其民各爲其軍各爲其鄉者皆私也合無乞勅該部從公議處無分軍民船戶惟主于便而無泥于故或令糧長仍照舊例自運至瓜淮水次交兌通免其脚米一斗三升若以爲過江不便于民則令糧里自雇船隻運軍止赴水次領船交兌糧里自與船戶隨時平價自相講議雇覓或官司爲其區處而運軍不與焉免其過江米七升以爲雇船之資仍留六升照舊給軍以爲過壩盤剝之費如此則運軍無鹵船之弊船戶無虧價之

苦糧里無遠兌之勞處置均平各得其所尤爲便之甚矣。

一造剝船以濟糧運照得天津相距通州河道約有二百五六十里內多淤淺難行軍船到彼俱雇民船起剝每米百石遠者要銀三四兩近者二兩八九錢近年民船稀少雖加水脚亦難雇覓各摠等官只得攔借回空淺船起剝動經四十餘日方纔回南自張家灣長店等處擁集空重糧船無慮六七千隻進退往返卸糧起載不能脫離且恐凍阻之患風火之虞

誠非細故切見通惠閘河置造剝船設立經紀甚爲漕運大便臣等查得淮安府庫收有上年扣還打造剝船餘塩等項銀兩合無借支三萬兩大約每五十兩造船一隻并隨船桅蓬等件共造剝船六百隻每隻約裝糧二百餘石候今冬委官前去儀真等處買木督造完備差人駕送河西務楊村等處停泊行委河西務鈔關主事督同彼處管河把摠指揮管理訪拘彼處殷實軍民立爲經紀名目將船編號註簿給付承駕每過糧船到彼用船起剝俱聽撥給脚價照

依常年雇覓民船則例給發其所借造船行令通倉坐糧員外督併經紀摠甲于應給腳價銀內查扣每隻一年扣銀五兩六百隻共計扣銀三千兩年終給發各該把摠領回還庫不過五年之間可以補足一半以後免扣以爲經紀之利如或糧運擁到前船數少不能接濟亦許旗軍取便雇募民船相兼剝運不許專靠官剝耽誤限期每年糧運事畢其冬春閑曠之日及白河水長不用起剝皆聽近便剝載客貨覓利修船使其樂於趨事仍以七年爲限其限內損失者責令經紀賠償若限外頽壞者委官驗實呈報漕司添價修造悉聽鈔關主事管河把摠提調不時點驗修理如有盜賣等弊從重追究如此庶糧運不致耽誤淺船可免無他患矣

一定考選以裨運政查得先該戶科都給事中盧亨等題准戶部會同兵部將運糧一十二摠都指揮并漕運衙門將運糧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嚴加考察中間果有廉幹有爲者存留管事貪婪無爲者盡行革去另選相應官員更替正德五年又該漕運都御史

屈直奏准漕運把總等官三年以上果有廉能幹濟  
運糧依期不致借債者准予實職上陞一級正德十  
六年又該戶部題准行令本部僱運監兌等官一體  
體察開具賢否揭帖預送戶兵二部以憑訪察又自  
嘉靖元年爲始一年一次考察至嘉靖七年又該戶  
兵二部會議題准三年一次考察以爲定規嘉靖八  
年復該監察御史吳仲題准仍照一年一次考察俱  
經欽遵外切惟月入之道固在考選然人之賢否未  
易遽知必歷試而後可見古稱三載考蹟三考黜陟

幽明方今文職考察在內者六年一次在外者三年  
一次武職考選軍政亦五年一次獨于運官歲一考  
察則一時之毀譽未必得真而功過亦難覈實徒使  
人無定志凡事皆存苟且之意矣合無自嘉靖十五  
年爲始通行各處撫按官會同監兌部官將運糧把  
總衛總所總官員賢否俱一年一次體察實迹明白  
開具揭帖送戶兵二部積候首尾三年之期漕運都  
御史摠兵官將各官賢否三年得失事蹟開具揭帖  
送部照例會考以定去留中間若有貪殘實跡或被

劾事發者亦聽不次黜罰不在此限如此庶考察得  
真人有定志各思自勵而運政可修矣

一嚴兌限以速運納查得議單內一款監兌官十一月終前到水次催兌正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者  
府州縣管糧官領運千百戶提問各住俸半年三月  
終無船無糧者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領運指揮千百  
戶提問各住俸一年俱已三分之一爲限仍先各革  
去冠帶戴罪催餼若延至五月終船糧不到者不分  
多寡將布政司府州縣管糧官領運把總并指揮千

百戶通行提問各降二級文職別用軍職差操又一  
款江北官軍兌本府州縣糧米者限十二月以裏過  
淮南京江南直隸官軍兌應天蘇松等府州縣糧米  
者限正月以裏過淮湖廣江西浙江三總官軍兌本  
省糧米者限三月以裏過淮山東北直隸二總官軍  
兌本處糧米者限正月以裏完報遮洋官軍兌山東  
河南糧者限三月以裏完報又一款山東北直隸衛  
所原限五月初一日完近改四月初一日完江北直  
隸并鳳陽等衛所原限七月初一日完今改五月初

一日完。南京江南直隸衛所原限八月初一日完。近改六月初一日完。浙江江西湖廣衛所原限九月初一日完。今改七月初一日完。違者各聽叅究等因。節經通行外。爲照民之有糧。易得花費。而官之徵糧。貴在及時。今各該有司官員。當收穫之際。不行催徵。過冬過年。只待花費殆盡。至次年正二月間。軍船坐守。監究官催迫。方纔拘民追糧。此卽江北官軍過限之始矣。及查先年建議。旣將完糧限例。改促兩月。而嚴究限期。未經論及。是以有司不以完限爲重。或無糧

詐稱有糧。百計支調。及旋買粗惡糠粃。不肯晒揚。爭講補潤。甚至聚衆互相鬪毆。詞訟紛紜。如今年南京等總衛所。正月間。官軍船到江西吳城水次。守至四月半間。有司糧米。方纔運到。開兌中間。糧長名下。尚有掛欠籌斛。拖欠脚價。耽誤官軍。守至五月。方纔處完。是在水次。已違過淮之限。過淮已違完糧之限矣。蓋州縣各官。每以徵糧之遲蚤。不繫黜陟之損益。雖有住俸贖罪。糧里爲之包贖。革去冠帶。上司爲之姑息。其所畏者。惟降級耳。若不申嚴。完限法例。則人心

日漸玩愒。欲其體國盡職。而自速完兌者。百無一二。則是兌限不獨當嚴于運官。而尤當嚴于有司。及照兌糧舊限。五月終無糧。方始降級。則三四月間皆彼怠緩之時也。後雖喫緊圖免降級。不過兌完而事畢矣。過淮違限。完糧違限之罪。彼實貽之。而運官實受之。運官經年住俸。甚至降級。而有司皆無與焉。不惟貽罪運官。且相欺陷。故違而致誤國計多矣。合無議行各該撫按督責有司。今後秋糧務在收穫之後。即時開倉徵收完足。照例十一月運赴水次聽候交兌。

若正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者。仍照原議住俸。奏撫按衙門提問。二月終無船糧者。照三月終例。監兌官查叅行漕運理刑衙門提問。若延至三月終。船糧不到者。將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提問。各降二級。四月終船糧不到者。連布政司掌印管糧官領運把總通行提問。亦降二級。文職起送吏部。別用軍職發回原衛帶俸差操。以上四等。照舊俱聽監兌官于兌完之日。卽爲查叅。不許遲緩姑息。如此。庶降級之例惟均。而嚴限之心俱警。徵兌得早。可

責過淮之限，過淮既早，可責完糧之限矣。

皇文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選輯

郁繼垣選士參閱

舒楊二公集

奏疏

舒芬

隆聖孝以答人心疏

諫止北狩

臣聞帝王之行莫大於孝而其事莫大於送終故仲尼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言天子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道惟孝足以答人心也。孟軻曰：事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陛下之欲聖孝，豈有大於今日之送終哉？方慈聖康壽太皇太后之崩也，中外臣民皆以爲陛下向在宣府，稱是家裏身開心樂，歡喜自在，必不歸也。詎意聞計之日，奔走哭臨，此聖衷一念天理之發，可與爲虞舜周武者，真出於常情測度之所不及也。臣雖哀號摧裂之際，竊喜陛下英斷，謂或曲從易月之遺詔，必不能已於終喪之至情，是當三年之內，深居九重，無復外出。

移所以哀慕痛切於大行太皇太后，以朝夕問安侍膳於慈壽皇太后也。誠如是，則順德應於天下，令名垂於後世，舜武之孝可竝稱矣。前日之狩懷來居宣府，天下之人方大疑之，今日必釋然曰：皇帝明聖，非無事而空行，必有故而暫出，不然何其至孝與古帝王相似哉！荒繆淫嬉之謗，可以白於後世矣。昨者復聞傳奉聖旨云：大行梓宮近於開隧，欲往山陵，自行親視，臣竊疑陛下此舉，乃一念天理之未克，人欲復得以乘之也。蓋天理人欲之幾。

甚微非講習之素未有不以人欲爲天理者何則於禮或違於法或乖則事雖天理亦人欲也。陛下欲視山陵以伸追望之情固天理也但以法論之不知祖宗以來有此故事乎果有之亦當謀於公卿大臣而後往如其無也則是哀不中節而入於人欲矣。又欲於隨侍一應人員及擺路軍士人馬都不必用但少擇隨身輕騎徑往是陛下不以一己之哀痛致臣民之悲號亦天理也但以禮論之不知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難有此輕身者乎不然則警蹕侍衛

之嚴何用于宮闈之內也此可見陛下孝誠之未至天理之未克而人欲得以乘之也。陛下不亟審察則人欲之乘無有窮極臣恐一騎北奔之餘目中無山陵而有宣府雖大行梓宮有不遑恤者矣。聖德剛明必無此過但人欲之攻天理其執斷有不可者焉萬一視陵之後此心莫制而遂出關則是惟陛下荒繆淫嬉之謗終不可以白於後世群臣不肖之罵天下亦不肯少貸以爲陛下自疎絕之而善無與入也備顧問者人必罵之以膚淺而不能啓沃

司諫諍者。人必罵之以緘默。而不能正教。位公卿者。人必罵之以庸劣委靡。而不能輔導主持。夫使臣受罵於當時。君受謗於後世。祖宗朝廷。有不羞耻。是皆一念之未克。人欲乘之之故也。且人欲之乘天理。其害豈止於是。將使三綱盡淪。九法盡斁。君子盡制於小人。中國盡入於夷狄。而後已。臣受聖賢之訓。寔覺一念天理。人欲之萌。則戰戰兢兢。恐底於隕身滅性之禍。况陛下受兩間之託。寄萬民之命。可以頃刻放肆。而不審察於斯邪。伏願陛下由此奔喪。

一念之孝誠。充擴天理。遏絕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雖逾月釋服之後。儼然乳竢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於宣府所貯之財。盡發之賑濟。本鎮之貧乏。以償其半年士馬蹂踐之苦。於邊將之冒賞。貢錄怯儒致寇。以貽當宁之憂者。降詔切責。而戮尤驚下者。數輩。以警其餘於宣府所居之室。則毀之以絕遊幸之念。於宣府所嬖之人。則誅之以銷怨望之變。則所以遏絕人欲者。有實事矣。脫陛下以宣府之事。為山陵之後。終當一往。則是諱以為過。而吝於改也。

其何以明理欲之分。而答天下之心哉。臣待罪史館。掌記時事。與其記。陛下之過。以取直於後代。不若違。陛下之欲。以致敬於當時。故敢冒昧上陳。伏願謀於老臣。詢於良弼。聽臣之言。不爲此行。以判天理。人欲之大分。則。聖學昭茲。天下服矣。

車服疏

嚴車服慎巡幸

臣聞臣之事君也。陳善必有其幾。救過必以其漸。向者仰見。聖孝之隆。敢昧死以天理人欲之際。上陳者。誠見。陛下可與爲周武大舜也。伏於前月十二

日。見大喪發行。陛下以孝誠痛切。違先朝故事。衰經送至山陵。伏念曰。聖明真見夫天理。故動合於道。如此也。及二十一日迎。孝真太皇太后神主。陛下憫群臣立泥淖中。又違先朝故事。特命曰。百官免行禮。竊伏念曰。喪易寧戚。聖明真見夫天理。故言合於道。如此也。故知爲。天子者能擴克天理。則言動自合於道。而禮儀制度固其所矣。又何必故事之循乎。既乃馳一羸車從西長安門入。徑至。奉天殿前。而使。孝貞太皇太后之主從之。臣乃切痛。

陛下講學之功未至。故天理隨發。人欲奪之。雖言動有合於道。不過天資之美也。不然則羸車乃糞壤踏踐之物。豈可驟馳於闕庭。孝貞作配茂陵於茲十一年。未聞有失德也。果何謂而不得正其終。主從旁門而入邪。害道傷化。莫斯爲甚。臣以陛下必隨悔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而大臣以道自處者。亦必極言救過。以慰夫人望者矣。潛聞側聽。旬有餘日。旣不聞諫。而新進小臣。輒敢昧死言焉。陛下因巡邊至薊州也。或逢山而獵。或遇水而漁。千乘萬騎之所臨

縣官廩餼多不能給。東奔西突之無定。武臣師律。有不敢加。六師擾攘。四民驚竄。小則奪人之雞豚。大則掠人之婦女。有上于天和。下召民怨者。然事雖得于風聲迹多乖于耳目。雖欲上言。有不敢也。又况巡遊蒐獵。故帝王之所不廢。自非流連荒亡。史冊無訛焉。陛下好漁。請以觀魚言之。文玉在靈沼而於物魚躍。詩則美之。隱公如棠觀魚者。春秋則譏之。何也。蓋文王循天理而與民偕樂。隱公則循人欲以快一己之樂也。陛下豈不知以天理從事而聽臣之言哉。則

是雖不敢言，亦若不必言也。今者迹旣昭於見聞，事實干乎曲禮，復容忍以成。陛下之過，豈人臣哉？臣不敢以遠引，切見祖宗大駕之制，有板轎，有步輦，有大涼輦，有大小馬輦，有玉輅，有大輅，未聞有羸車也。蓋羸車，庶人所載乘者。陛下損至尊之等威，而下列於庶人，未之嘗聞也。有邪媚之徒，爲陛下解曰：巡遊半年以來，單車馬疋，習以爲常，而大輅、衮冕，實有所不便。此臣所大惑也。今夫大人君子，必以冠冕佩玉爲常，使之袒裼裸裎，則愧赧而不敢見人矣。

走卒僕隸，必袒裼裸裎爲常，使之冠冕佩玉，必拘滯束縛，不能拜舞周旋矣。孰謂八葉天子，乃不便大輅、衮冕，而惟安於糞車、褻服耶？自非溺於人欲，而失其羞惡之心，必不爲也。又或以爲治大法，有不在此，則孔子告顏淵以百王之大法，自正朔韶舞之外，惟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已。自古聖賢嚴尊卑之分，定上下之制，豈有大於車服者哉？且祖宗之制，主必於午門，昨孝真大皇太后之主，以從陛下之駕，入於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

月已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史官宜知此義。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人之法求之。則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夫人之行莫大於孝莫大於送終故孔子述孝經而以喪親終焉。陛下方隆聖孝而致大皇太后負不得正終之冤豈可以言孝哉。是以大廟祔主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或者太皇太后激怒於上天。冀陛下悔過以明其疑謗也。臣待罪史官。凡陛下動一言敢不實錄。若攘夷之勇郊天之誠奔喪之孝恤刑之仁揀荒之

惠分封之恩實所目擊。他日因將大書以爲美談矣。漁獵之荒嬉經筵之廢弛儒紳之疎遠耳目之壅蔽胤祚之不憂亦所目擊。他日雖爲陛下諱而四方野史亦將記之。故古之聖君有其位必盡其道戰兢惕厲不敢以位爲樂也。樹誹謗之木設諫諍之官揀過去非遠讒絕惡唯恐一言一動違於天理流於人欲也。今陛下溺於人欲以樂天位群臣復泄泄沓沓無所主持是以比者天災地變紛於奏章盜民餓莩徧於天下其尤異者陵寢之上雷震明樓皆天示

怒於陛下也。君臣之間曾恐懼而修省之乎。姑以一二言之。狎於蕃僧則自稱大勝法王。昵于邊將則自稱威武將軍。羞膳打乾。致上供有不足之懼。馳驅徹夜。致下人有不遜之言。凡此顛倒昏瞶之事。誠有不忍言者。謂非逆理可乎。臣昨者又聞車駕消息。將往延綏。以臣微賤。安能制陛下之行哉。但恐復不謀於公卿。而不備乎法駕。則等威有愧於帝王。服御下同於士卒。其所感。豈有大憂者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十年。此其戎乎。其後晉果遷戎於伊川。彼賤丈夫也。猶足以觀感況。以天下之主。其所感召。可不慎哉。伏願陛下獨斷於中。博采於外。不復巡幸。乃悔過第一義也。苟溺於人欲而不能制。延綏之行亦必尊。祖宗巡狩之典。儼帝王法度之儀。乃改過第二義也。臣惟知有懷必吐之爲忠。而昧於未信。而諫之爲諂。惟聖慈矜宥。憫其心而察其心。則宗社幸甚。

留駕疏

臣等切見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

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官等猶以爲言而  
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  
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  
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兩巡西北六  
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  
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  
方以迎奉爲急竭其才力以供萬一羣聚嘯呼爲禍  
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  
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

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  
無死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  
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  
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  
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  
順也蓋以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  
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  
切至此其臣之風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  
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

以此獲罪開卷中杖幾死

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為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牽。苟有良弼為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為者。矧於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大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况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

遇者哉。時代關連各名程相汪應軫曹嘉祥王虎原馬汝驥也伏願憐察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

乞命婦朝賀疏

命婦朝賀

臣竊見本月十九日報光祿寺為供應事。照得本年二月三十日恭遇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例。該欽賜文武百官壽麪。欲照例備辦。奉聖旨是竊意。諸命夫筵宴於外。則諸命婦必朝賀於內。陛下至

孝外彰。皇太后歡顏內動，真足以追想武宗皇帝。詔明文武斷爲天下得人。皇太后慈闈之奉萬萬歲有此日也。本月二十六日，乃復見報二十五日，禮部官奉聖旨，二月三十日，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命婦免朝賀，欽此。竊意禮以飭敬，儀以飭情，近者災變之象，上下交見，溝壑之民，父子相食，陛下於一節禮儀，所以自待者，皆損抑之，固聖心兢惕，畏天命而悲人窮也。若夫皇太后聖旦，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

之歡心，以事其親也。亦遽傳免，以事失輕重，恐敬以禮衰，情以儀薄矣。使此事出於皇太后，陛下亦未宜將順，使此意出於陛下，皇太后亦殊覺淒涼。此報一出，人心驚疑。夫以皇太后承事孝皇十有八載，母儀天下十有六年，奉陛下宗社大計，其情固欲親之也。陛下承繼大統，與祖爲體，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高皇帝制服之意，則是陛下於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矣。大君禮法之宗，大臣禮法之守也，以職在紀述

不敢僭言。唯免命婦朝。賀一節。事體雖若非大。感  
 應恐亦不小。若果為皇太后之意。仍乞宣示。懿  
 旨。以釋群疑。若或為陛下之意。伏乞別降。綸音。  
 以彰至孝。臣誠愚昧。行且隱淪。然區區感激之私。未  
 常不以堯舜之道望陛下也。願天威嚴重。聖  
 旦期迫。不能盡所欲言耳。臣誠惶誠恐云云。  
 楊用修文集

疏

楊慎

丁丑封事

奏為講用修博雅直亮然集中經濟之文絕少嘉靖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  
六禮封事亦未之見也故僅存此篇日未還。臣等聞之。躑躅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  
 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  
 以風聞上瀆。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  
 敷奏。輔臣遠追於郊。卿寺列次于門。居而不知其忽  
 行。行而不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聖  
 心之欲為。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者。無輕  
 舉。無妄動。非無事之遊。故說兵而後出幄。稱譽而後

踐墀。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邈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則必有意外之悔。今皇天所付之中國在。陛下。祖宗所傳之神器在。陛下。兩宮之孝養在。陛下。臣民之覆庇在。陛下。柰之何其不重且慎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里之外。尚且囊衣裘以禦寒暑。佩弓刀以備盜賊。陛下暴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等所未解也。中外意向。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堅爲此行者。豈謂邊境存山

川之美。物產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乎。臣等謂此逆旅之觀。非崇高之所事也。又豈謂胡虜侵犯我疆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飭我防守乎。臣等謂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舍崇高之極。而爲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責。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于衆。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千人。億萬人。則千人。億萬人以爲不可行矣。陛下初謀此行。畿內

連月大雨。寧道及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天心仁愛。陛下欲留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天意昭然。不可信乎。况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器。不如往日。萬一偵騎乘虛。惡氛卒至。如去年白揚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猾虜之鋒。其不可不預爲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有逆旅之屢觀之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已已。未及百年也。當時尚賴中國之運。荷宗社

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旣如彼。驗之已已。又如此。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爲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官。直書時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有今之視昔。與其令後世觀之。以爲今日之譏。孰若今日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爲陛下陳之。伏望聖明俯從輿情。早還宮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皇明統緒十

劉可刺之

必於今日

今亦有今之

率於異史實

又收此 難可

竊然其何財亦不

之難用其財亦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水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盛翼進隣汝叅閱

汪中丞奏疏

疏

汪文盛

重明詔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懲奸隆治

先該兵部爲開讀事題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

并在京親軍衛分便差風勵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



各一員遵照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成  
 官二員會同清查又該兵科等科都給事中汪玄錫  
 等亦為前事題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官員務要秉  
 公持正悉心查革毋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道臣等  
 會同監察御史鄭本公通行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  
 衛所查取應革官旗備細親供文冊及該武選職方  
 二司各將節年奏帶舊例及陞官堂稿開送前來又  
 准職方司手本開稱太監陸閻等原無奏帶姓名其  
 錦衣衛會同委官千戶陳樹李經通行逐一查對磨

筭應存應革職級明白構造文冊及將查無奏帶并

武帝末年武職冒濫奏帶傳陞者甚多及至世

奏帶舊例及寧夏山東河南四川等處奏帶過多功

朝查革為之一清然以罪擾復量收多等不能如

次冒濫緣由具本題奉 聖旨是這冒濫人員既會

原革之數

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事下該  
 部適尚書彭澤應召始至參詳斟酌至再至三謬謂  
 臣等仰承 皇上更化善治之美意祇奉詔書裁革  
 冒濫之明條乃於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役三千  
 一百九十九員名積年宿蠹一旦頓清蓋罄竭將順  
 之誠弼成塞違之治所謂有君如此焉忍負之題奉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他官帶閒任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裡及該科叅奏重治茲實恭賴皇上秉乾之健繼離之明斷自宸衷法由近始十七年冒官之弊蕩滌於臨御之初數千員冗食之徒釐革於詔令之下夤緣鑽刺者無所庸其技能媮媮脂韋者不敢樹其黨與眞明詔所謂昭德塞違更化善治而尚書彭澤等祇承明命奉行唯謹中興大業千載一時執此以往則邊庭無解體之將戰陣得用命之士國祚可以

靈長倉庫可以克實生民可以不至於流離盜賊可以不至于繁興頽壞之紀綱可以復振廢弛之法度可以復張可謂國家百餘年來甚盛之舉也命下之日雖五尺童子猶知稱快而革盡職級人員復蒙給與冠帶並得係全身家已從輕典實荷殊恩被革之人俛首帖耳無復敢有異議矣詎意社鼠城狐尚燻炷之難盡蠅營蚋集顧驅去而復來以致明詔之頒甫及一年革官之令纔行八月而劉績等乃敢蹈抗違之罪逞狂悖之詞引類呼朋動以數十抗違奏擾

已至再三、侮弄朝廷、蔑弃憲典、左右倖臣、陰爲庇護、蒙蔽 聖聰、欺罔 天聽、陛下不亟加誅竄、乃有看了來說之命、夫倖門一開、其勢難塞、臣等竊恐自今已往、閭閻之排、皆前日冒濫之輩、綸綽之下、盡更改新詔之旨、羣邪相援以干進、小人躡踵以求伸、詔令不行、所司終無奉上之公、議論徒多大臣終無佐國之實、公歛其怨、私受其福、公賣其名、私享其實、將見本部及該司官員、祇供查復冗官、簿書勞瘁、力或不給、而日亦不足矣。欲望其罄竭忠誠、展布四體、修

舉邦政、整理戎務、其可得哉。夫今之爲郡守邑令者、其始至也、必有號令以治一郡一邑之人、守而不變、治乃有成、使朝令而夕改之、則一郡一邑之人、終不可得而治也。矧 皇上位以龍飛、文以虎變、踐祚之詔、羣聽屬心、曾幾何時、而變更紛紛、其何以鼓舞天下哉。且近年以來、俗尚姑息、政務容養、浮薄之人、任耳弃目、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轉相傳播、或謂臣等奉行明詔、裁革太嚴、或謂流賊功次、不宜類革、殊不考臣等祇奉詔例、未嘗於條格之外、任情有所裁抑、流

賊功次。不犯詔例者。何嘗不存。一資一級。必覈所由。或去或留。必求其當載在文冊。頗極詳明。如張永之在寧夏。攘奪邊功。以私部下。谷大用。陸閏。張忠之征河南。山東。夤緣特旨。致陞官旗六百餘人。與夫奸細妖言之寃。設立名色之功。傳乞之濫。奏帶之多。選法之壞。紀驗之冒。報功之弊。臣等前者論之詳矣。今姑自劉瓚。陸宣等六十九人而言之。明詔革官之條目。一十有三。而劉瓚。陸宣等。或一人之身。而十三條皆犯。其不盡然者。則自所犯之條。從而遞減焉。不革於

此。必革於彼也。一曰傳陞。則陸宣。陸永。姚鑑。俞昂。尹海。王慶。秦玉。有之也。二曰乞陞。則陸宣。陸永。陸旺。陸恕。鄧華。周海。賈文。鐸。韋章。鄧永。陶欽。有之也。三曰例外奏帶。則劉瓚。陸宣。葉鳳儀。楊永通。張鑑。秦聰。甯潤。李寰。梅張。王禮。劉和。韋縉。劉綸。秦淮。吳瑾。姚鑑。李彥。實。高堂。張榮。蕭義。韋章。甄忠。王良。王言。馬清。田厥。陶淮。許鋼。鄧華。周堂。周浩。鄧永。饒寬。朱繼宗。陳保。賈文。鐸。吳淮。金安。王世。麒。王慶。季芳。張鑑。王晏。有之也。四曰報効。則蕭諛。陸永。劉和。劉綸。陳紀。陸旺。神政。高堂。

陸恕劉勤杜剛秦琳鄭宏秦鉞秦忠吉方僉昂潘浩  
尹海秦忠秦玉魏頤鄧韋王晏張信凡不由奏帶者  
皆是也。五曰一人數處報功則秦琳之八處蕭通之  
六處秦玉蕭謨陸永韋章王良之五處陸宜郭銳秦  
聰張余安鄧葉朱繼宗秦鉞季芳劉綸之四處葉鳳  
儀楊永通秦淮吳淮吳瑾王彪劉勤馬清田馭周堂  
劉永劉樑張榮之三處皆是也。六曰一時兩三處報  
功則秦聰四川之功方陞而河南之功卽至蕭通滄  
州之功未陞而甘肅遼陽之功又至是也。七曰併功

則陶欽陸永王晏是也。八曰冒籍則黃璉張信是也。  
九曰各邊不曾斬首巧立名色則陸宜郭銳陸永秦  
琳王禮劉勤蕭義陳保甄忠王良王言張余安田馭  
鄧葉朱繼宗秦玉是也。十曰兵部擬賞奉旨陞級  
則寧潤秦聰張鑑蕭通韋縉王禮陳恕賈文鐸尹海  
張信蕭謨劉和是也。十一曰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  
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級則陸宜秦琳秦聰梅  
張寧潤吳瑾王言魏頤蕭義張余安吳淮季芳是也。  
十二曰大同應州功次冒濫則蕭謨秦聰劉和蓋松

劉標張信劉綸潘浩章章張余安是也。十三日納冠帶。止許於授實職役上加陞。則魏頤之冠帶舍人武舉陞署一級止該署冠帶小旗是也。數內如蕭敬蕭通蕭義太監蕭敬家人也。陸宣陸永陸旺陸恕太監陸閭家人也。神政奸黨神周家人也。秦玉秦聰秦琳秦忠秦鉞太監秦德家人也。張余安劉勤太監今降級張永家人也。潘浩太監潘亨家人也。劉和太監劉恭家人也。王彪太監王銘家人也。甄忠太監甄瑾家人也。鄧華太監鄧敏家人也。田厥田監丞家人也。賈

文鐸太監賈和家人也。韋聰太監韋興家人也。周浩周堂太監周景家人也。尹海太監尹生家人也。中間或爲錢寧之腹心。或爲張銳之牙爪。或爲江彬之鷹犬。乘時射利。挾勢害人。正德年間。敗壞國家之典常。變亂祖宗之法度。盜竊朝廷之名器。吮剝生民之膏血。虧損海內之元氣。致四方之盜賊蜂起。召連年之災異相仍。皆此輩爲之也。旣幸逃兩觀之誅。當省愆而思過。乃敢鼓三寸之舌。欲誣上以行私。臣等又統其所言而畧辨之。夫詔書內開正德元年以後

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報功。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行除革。正爲各處總兵太監提督總制等官奏帶之濫而言。夫五名三名之例。專言鎮守分守。而侍衛上直人員。不許奏帶之例。則合總制提督等官而言之也。若謂鎮守奏帶有例。而總制等官無例。則查革之明詔。可以廢格。而冒濫之宿弊。何必湔除。况先年事例。豈能盡合。祖宗之舊章。而嘉靖詔條。則爲我朝之所未有。今不遵詔旨。乃是昔而非今。謬爲引援。肆舞文而弄法。情甚可惡。罪不容誅。其以馬琇李林等比援爲例。尤爲誕謾之甚。臣等查得馬琇係弘治年間百戶。註調河南鈞州守禦所。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攻劫鄉村。本官隨哨斬獲首級五顆。陞副千戶。及因流賊攻圍州城。本官與知州李邦彥協力戰守。巡按御史勘報。本官部下擒斬數多。守城有功。兵部覆題。與李邦彥各陞二級。陞指揮僉事。並不係奏帶出京人數。與韓宸繆瑾劉瑾劉鉞胡寬既奉傳乞。又非例外報効。一人數處等項。無從查革。安得比以爲例。又該兵部題查得官軍就陣擒

斬強賊申窰頭等、一百六十餘名、顯該紀功官覈實將官軍李林等六十餘員名、准陞一級、其黃景山等三百餘員名、擬賞、後太監張忠等陳乞、又將擬賞人員通行加陞、臣等議將李林等就陣擒斬、兵部擬陞者存留、而中間又係一人數處報功、并冒籍等項者、必革無疑、存留之數、蓋亦不多、其辭賞乞陞三百餘員名、并緝獲夥內零賊陞級者、盡行除革、今革盡者、妄謂臣等將正德年間於例無碍、存留一二級者、則又比以爲例、若此而可比、則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亦

有冒濫如今日所當革者、臣等又豈違詔例而追革之乎。洗垢求痕、吹毛覓疵、揮空爲有、轉白爲黑、提輕當重、引分至尺、何其欺罔之甚耶。且混稱李林等三十員、馬琇等百餘員、不列姓名、殊無根據、徒欲顛倒是非、亂人聞聽、以文其奸耳。臣等職忝所司、先是誤蒙簡命、悉心查革、唯知奉行明詔、無復顧忌、夙夜從事、而臣等亦自謂殫盡心力、庶幾無有遺憾矣、奈何劉纘等、勾連成黨、朋比爲奸、借力回天、挾貲通神、朦朧奏辯、旣而尚書彭澤等、知明詔之不可不遵、知罔

功之不可不革。知公論之不容但已。知臣等之不出於私。力遏群奸。抗辭執奏。中外之人。咸謂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將劉纘等拏送法司。置之重典。以爲抗違奏擾者之戒。不意陛下徒是該部之言。而復貫劉纘等之罪。雖於裁革職級。無所改更。而於前後詔旨。尚有未信。夫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及稱報効。在各邊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二三處報功。或併功陞授官旗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皆除

革。敢有抗違妄奏者。俱問發邊衛充軍。此陛下卽位之詔也。被革人員有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叅奏重治。此該部覆題臣等所奏。奉陛下近日之明旨也。且臣等革過劉纘等六十九人職級。無一人非詔例之所當革。該部前後查覆。無一人有所虧枉。今劉纘等兩次奏辯。則是抗違妄奏。旣犯明詔。問發充軍之條。朦朧奏辯。又犯陛下叅奏重治之旨。此而可饒。則號令不足以示信。法禁不足以懲奸。叅奏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厄而不行。奏辯之言。非而抗違

之情置而不問。枉直並存。可否淆亂。臣等切恐四方聞之。得以輕議其新政。且瓚等小人。微如蟻蟲。何足愛惜。而陛下以身庇之。此蓋陛下左右近倖之人。或納其賄賂。或私其黨與。或欲市私恩。以陰結邪類。或欲假寵昵。以干預朝政。爲之巧說陰謀。以誤陛下也。如蒙伏望皇上念祖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大柄。不可下移。近習之言。不可輕信。名器之重。不可假人。嘉靖之詔令。不可漸改。正德之弊源。不可復開。小人之志。不可寢長。天下之事。不可再壞。

俯從臣等所言。將劉纘等拏送法司。遵照詔旨。從重處治。則人心知畏。法令不撓。中興之治。陛下可垂拱而成矣。

章給諫奏疏

疏

章僑

糾劾近倖

糾劾近倖

先是東廠太監芮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奏追勘。誤蒙陛下過聽不疑。輒差官校將知府郭九皋等一千人犯。拿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

給事中劉濟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陛下褒崇獎借，侈美溢情。雖古寺人披呂強，張承業、秦翰等，若無出其右者，使誠操守而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奈之何其不然耶？只以拿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緝事止訪 祖宗設立東廠，名為緝事衙門，京緝京城內外城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外方民詞。景賢無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張雄等，雖當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當

理，則送法司。景賢招權無上，作威作福，而甘出銳等下。罪二。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民。英宗為之禁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已。景賢奏差此輩，手握駕帖，兩處拏人，未免騷擾地方。置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侯。今之所謂方面。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異效，璽書褒嘉。九臬雖

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虜之。殆賈  
誼所謂不可令眾庶見者乎？辱朝廷名器，失士夫

夫心，罪四。會題時臣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

請答理刑千一正為內臣出脫耳今自任其事是

此乖謬，其必千戶陶淳為之。今而曰未嘗被其愚弄，

明與建言者所激也

將誰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

陶蝮，豈景賢獨不知，邢政主文于內，陶淳行事于

外，彼此相扇，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

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

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指陶淳罪狀，不聞景賢考

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汎永平，而在蕭牆之內，乃

身鹿之，畜其猛狗之力，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

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祖宗有神靈，朝廷

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廉

靜不如是也。向今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為之

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使拿一官府，自此

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

解志士之體，變成法之良，蠹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

是誤。陛下者前有崔文，今有芮景賢矣，可勝誅哉。

為景賢計聞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開景賢之賢也如此而能不憚改過禪補新政如此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之可也如其執迷自是不能會釋終為亂法之臣乞將景賢罷斥將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將郭九臬等一干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速罷差遣天下幸甚

追罷遣差疏

罷遣織造

臣愚無狀頃于織造一事過為憂時之計冒進逆耳之言言在帶箴意在專差蓋庶幾于范祖禹所謂先

事之戒者殆猶持束州而障必潰之滅以杯酒而殺已然之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該監局果有此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遣官之命竟由中出懸河無所施其辨而同天無所庸其力天下又必有咎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為陛下從長再籌之嘗

推論說

聞中興之君與創業等陛下起自藩服再開天地則宜以太祖太宗為法蘇杭遣官織造國家令

宗令中興近手事例不同期內言之庶幾或否○

太宗為法蘇杭遣官織造國家令

典原無登載雖曰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時天下民物富盛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所不知者前日該

部之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積弊未起。嘉靖之新恩未孚。諫者乃欲急急于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審處耶。何者。陛下力行初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旋踵而弃其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既開。百孔沸出。正恐元祐之補緝。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又况奇災酷戾。布滿寰區。東南水旱。有白頭老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陛下不聞之邪。正宜下罪己之詔。開直言之路。以博求所謂賑恤之方。裒漏沃焦。如恐

弗及。奈何以此舉爲亟乎。傳聞四遠。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聚曰。十五六年未歿之餘。延望今日。乃爾其終窮矣。土崩瓦解。不可復合。誰謂東南之民素弱。不足以煩九重之慮哉。譬之羸瘠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歿之道。國家以東南爲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以保其安康者也。爲今之計。上焉者望陛下儉德令圖。服澣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專意培養。二三十年。口不道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足。百姓富實。如文景如成康。如祖宗之舊可也。

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必不可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造。以時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之跋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官者。亦宜遲緩數年。候天道順成。于上。人情歡洽于下。東南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簡內臣之賢者一人。去彼勾當。卽回。庶不煩擾地方。亦可也。三者之外。無長策焉。今此舉雖所遣得人。未必皆飢虎之流。而所用叅隨。能不縱猛狗之惡。臣又訪得積年叅隨之官。或官襲纓紳。父子兄弟。

世濟其凶。論撥置不遺其奸。語誅求必盡其術。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以射厚利。揆之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叅隨中之鷹犬。織造中之蝥賊也。故今傳聞此輩。皆悉力營辦。以爲肥己之圖。中官之好事。而不惟大計者。則又從而亟欲和成之。噫。利歸叅隨。怨歸中官。利歸中官。怨歸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之。其于治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觀者。陛下曾一慮及此否耶。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謹微杜奸

過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內使谷大用奏爲懇  
乞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  
知道是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  
爲此輩所惑而臣切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  
惡極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幸未卽誅方將喘息不寧  
猶恐不得首領已沒而何敢于自鳴哉其爲此謀蓋  
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之歟灰復  
燃之心羸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爲  
過慮也痛惟 先帝初交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

幾爲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入黨之兇  
釀十年之禍而污我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 先帝  
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  
節奉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 先帝勿奸黨  
惡百計蠱惑雜閹官開竊弄或柄變亂成法放逐大  
臣陷歿忠諫導引巡遊招搖納賂盜竊名器冒濫爵  
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且寬處谷  
大用丘聚降俸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  
年四月之明旨也禁其夤緣則曰谷大用魏彬張永

等首先黨比蠱惑專權亂政張鏡張忠張雄于繼蘇  
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  
社稷貽累先帝俱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  
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黜革豈容夤緣再亂天下  
今後但有與他即別舉旨以立說不須引而意已明矣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黨一體從重  
治罪嘉靖元年十月之明旨也夫天語戒嚴威于雷  
震凜于鈇鉞由前旨則大用等或有餘辜由後旨則  
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覘何所倚賴故  
違詔旨而敢于陳乞如此敘奉迎之熒懷康陵之

便假生還之語投于進之機既誤

先帝復欲誤

陛下既誤先帝于御前復欲誤

先帝于

康陵

其爲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辯而  
庸過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忘一邪先  
登群兇競起擅久債之毒而甘心于熟路不但一大  
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先帝既誤陛下容再誤

耶且今左右諸臣號爲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  
夾持共塞蹊徑將小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  
此而輕啓其實致被復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

之所過慮。尤左右之所黨惡者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閑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未爲不幸。顧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貨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爲白。倒上以爲下。權門乞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迹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陛

下大奮乾剛。申嚴異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不復用之意。然後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加鈐束。其有夤緣如谷大用等。前項罷閑官吏人等。希圖復用。蠹害新政者。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拿。斥逐。務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并臣等科道指實劾奏。以散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勵精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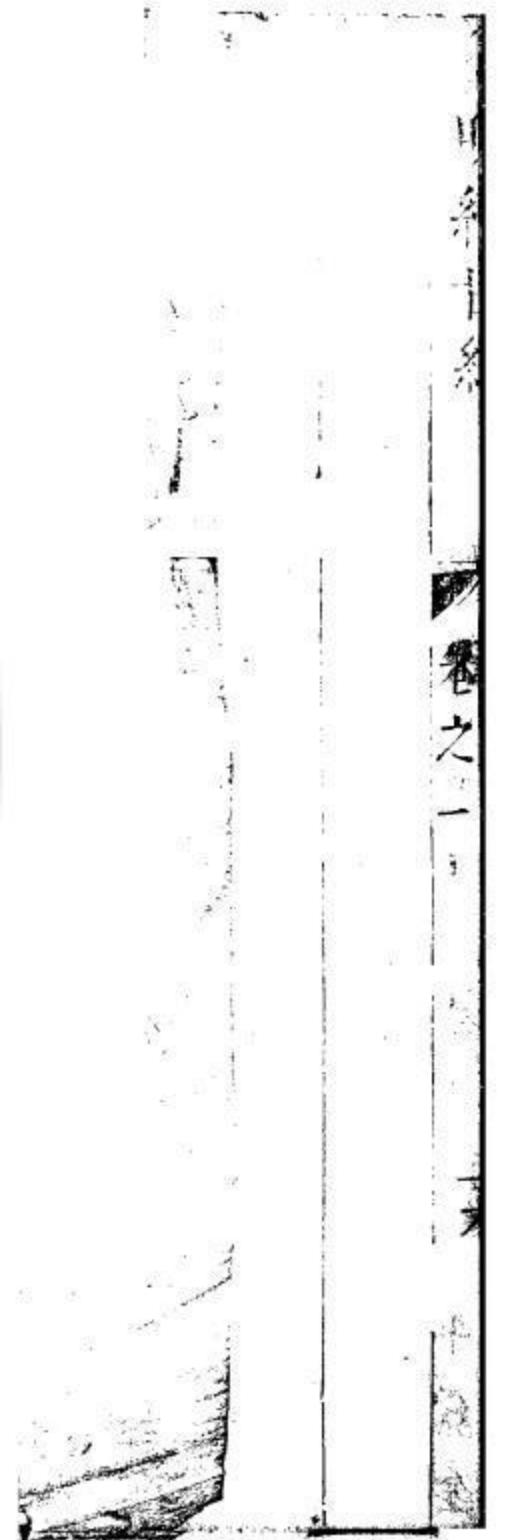
經世文編

謹微社好

平露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三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樵李黃子錫復仲叅閱

徐司馬奏疏

疏

徐問

議處地方事宜疏

貴州地方事宜

一處調邊軍以實營伍、照得國家防禦、莫重于軍、充  
軍之罪、莫若于邊、貴州古為牂牁、羅施、鬼國、外連四

省邊疆。內接九夷巢穴。如都勻衛則近廣西南丹等州。普安衛則聯廣西泗城雲南霑益等州。烏撒衛則同四川烏撒府及近烏蒙鎮雄等府。永寧衛則同四川永寧宣撫司。銅仁府則密近湖廣五寨鎮筸等司。所俱軍夷攙雜。實西南極邊之鄙也。邇者貴州衛所軍人。或因三次逃回。或因為事例應改發定發邊衛。與極邊衛克軍。正犯身故。子孫替役。清勾發遣。動差軍舍管押。沿途應付。騷擾驛遞。及至中途。或到衛身故。或隨解隨逃。該衛既無實伍之軍。原籍又多勾補。

之擾。况貴州已極邊陲。軍糧折色廉薄。兼放蒼蓋江調空運。身陷危亡。率多逃移事故。所存十無三分之一。若復一例改調。不慮將來求之尺籍則愈空。揆之事體又無補。合無今後凡遇勾補三次逃軍。及為事應改發問發邊衛克軍者。容令臣等酌量地里遠近。各省自有邊腹腹裏改。俱發本省沿邊都勻普安烏撒永寧畢節等處衛所。調即之註本。省邊。方既可以。實邊。又可免逃。亡勾籍。充軍。應該及邊衛分者。調發前項沿邊衛所地方哨堡。常川守哨。永不許更番休息。其問發例終本身者。待其身終。子孫仍補原衛。庶窮邊營伍可以少充。而

各處官司得免遞相勾擾，道途亦省供億之費矣。  
一謹察邊防，以杜後患。切照貴州地方，思南烏撒永寧都勻等府衛所，與四川烏撒府、永寧播州宣撫司、廣西南丹泗城雲南霑益等州、湖廣鎮筵地方密邇，雖設有土官，而跡多兇騫，雖僱供糧馬，而大半生苗訪得土官及守禦軍職軍人，溺近忘遠，或與外境土官土人結親往來，及通彼處苗人，耕種買賣，久而啟釁煽禍，以致挑兵警殺殘害地方，軍民肝腦塗地，徵辦往來，當思預防，合無議行廣西雲南四川湖廣撫

按官及臣等各轉行該道守巡官，嚴加禁約鄰近貴州地方土官，今後再不許與貴州衛所軍官軍人土官往來結親耕種買賣，引惹釁端，挑兵警害。已往者或令改正，或絕往來。以後有犯，引惹釁端，貽害甚者，鞫問是實，比依境內姦細走透消息於外境律論，以斬罪。其土官有犯，各從重叅奏處治施行。庶法令嚴明，防邊可固，而將來構煽之禍，或可消矣。

一就近用人，以便職業。據貴州布政司呈議得本省衙門官員原係裁減舊官已去，新官未來，學校印記

缺人掌管，多以各衛經歷、年長生員代署，又况憚于遠方瘴癘，弃職潛回，或因不服水土，動遭物故，查得

天順年間，就祿養親事例，本省儒學訓導官，俱以本

今已通行各省，有血矣。

省科貢出身者，銓註合無查照前例，遇儒學教授學

正教諭有缺，將本省科貢出身，選在別處儒官陞補，

訓導有缺于本省貢生內，擇其盛年績學者，照缺銓

注，給憑前來管事，庶學校不致缺人，而文風亦稍振

矣。等因轉呈到臣，謹照本省教官累年多缺，實因地

方瘴癘險遠，選者畏難，任者物故，士氣不振，教道寔

微，莫甚於此。周官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登

于天府，退以鄉財五物詢眾庶，使民興賢，出使長之

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以其賢能長治其鄉里之人

者也。若于本省科貢出身，教官貢生推陞選補，委于

人情事體俱便，其府衛等衙門首領官員，亦于本省

或附近雲南四川之人選用，均于風土相宜，職業不

曠，乞命該部從長查議採擇。

一節省文移，以甦邊困，據貴州布政司呈據平溪新

添龍里亦資孔龍場水西畢節等驛，各申稱該衛馬

館鋪陳庫役止是夷人編役答應亦無解發官錢及包攬侵剋濫給騷擾等弊但貴州去京師七千餘里與腹裏不同四季造冊紙劄工食無從取派該左布政羅方議將貴州三十三驛驛傳本冊按季造報者每候年終通行類報奏繳等因轉呈到臣議照貴州宣慰司并有司所轄皆諸種苗夷不通漢語馬館供費固守前規若文移既多則科派無度官吏有督責之擾夷民苦瑣屑之求揆其困窮實難攸措合無依其所擬將貴州各驛傳本冊按季造報者特以夷方爲之裁節通于年終類造奏繳若唐時韓愈所論蠻夷悍輕易怨以變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遺漏者不究切之意果有濫給包攬等項情弊容令臣孥問從重歸結庶使夷人困敝可以少舒道途供億之費亦少節矣

修舉武備以無忘不虞疏

修舉武備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誤蒙 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顧兵事未可易言而無患貴乎有備自黃帝以迄于周已立丘乘奮

武備暨伍兩軍師。秋獮冬狩。治兵振旅之法。益密且勤。見於書史。周官可考也。我朝蕩埽胡元。混一華夏。至 皇上聖人文武剷除弊政。中興太平。而惟大都形勝。北臨二鎮。西距三邊。皆逼近虜衝。孰難寧戢。兼以 武廟朝嘗調邊兵。從征留駐。長其狎玩。驕彊之習。而將領素非威望。且乏操縱統馭之才。時舛紀綱。尤墮軍實。仰賴 皇威懋昭大業。而安邊威遠之道。或不能無少損矣。况今套虜方張。秋防正急。選將練兵之策。尤宜。臣下朝夕講求。臣謹以道路一得之聞。

條爲八事。上塵 聖覽。

一預畿兵以重聲執。順天府霸州文安縣等處。古爲

幽冀。人習悍強。且密居畿內。實若周官六鄉六遂。漢

爲六郡良家之地。王者六師之所出也。但以後世兵

農既分。舍其長技。彼既挾無所用。必且恃力乘人爲

寇攘者矣。况京軍脆弱且甚。宜思所以增壯而羽翼

之。往聞有招軍之令。急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爲

軍。已失國家定藉。舍卒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既無父

兄產業。以爲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冒切糧賞。遇利則

先趨見害則退避然則緩急將何所恃乎臣愚以爲平居無事宜申飭巡撫巡按出巡之日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保長於原編火夫內有年壯膂力過人并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壯丁到官再加精選紀其年貌貫址以備鄉兵之籍仍須善加撫諭不得張皇震驚每選五十名訪推有身家爲眾所服者一人或省祭義官爲鄉長俾其各相聯屬給約自爲教練不許任其縱逸別生事端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勞卽放疇農生業秋冬務閒

兵備官周歷閱實而再試之賞其勇蕪而教其不能略如周官寓農大閱之法每處三日亦卽放疇仍令所司復其身之役毋容不才生事官員差人追呼需索財物紙筆等項騷擾罷民及常拘留在官追捕勾攝以致作奸害人弗終其用違者聽撫按從重叅究治罪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甯鎗器械該部各預儲給庶使各邊夷虜知內外皆兵潛銷窺伺朝廷氣款愈益尊崇隱然有金湯之限矣

一練外兵以爲羽翼山東德州武定山西寧山陝西

潼關等衛設爲直隸蓋欲犬牙相制以禦防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居重以馭輕強韜以弱未立法之初未爲不善承平日久人心玩愒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罷弱直隸以形分狹遠而久不簡稽重以世胄非人誅求迫急尺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德初年邊事告急謀以叅政韓福爲大理少卿操練畿輔民兵又分行巡按官閔實直隸衛所武備蓋亦不忘內備潛消外憂但當時權用補偏救急未有著實振舉而施行之者况燕趙涿易古稱悍強若欲

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年故事推舉內外文武官內有文武長才暗曉翰畧實心廉慎可以爲國安養軍民者加以僉都少卿之任一以提督直隸衛所一以提督直隸民兵或行撫按及隣近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廣撫按各督同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著實清查挑選軍丁內精壯驍勇者爲一班次壯勇者爲二班老幼孱弱者爲三班逃故者行移各該撫按清軍官協心勾補務足原數民兵則盡數精選壯勇弱者革退另補復召募教師分投教演操練一班二班

軍兵馬步弓箭鎗刀等菟。使之精熟過人。一可當十。十可當百。足以衝鋒破敵。橫行無碍。其有成效者。悉聽便宜區處。所在無碍。錢糧供給。衣裝什物。犒勞厚。其餼廩。或將老幼孱弱之丁。量追工食一半。以爲津貼。止令分班更休。防守城郭。其隣近軍衛有司。所管軍餘閒民中。武勇過人。有父兄戶籍者。亦聽從宜。精選召募。別爲營房。一體安插。教練。慎選守法知兵。善能撫御軍衛有司官。分投率領。提調指揮府佐官。領表平時所領官。其有事可以調用。不待募選而行。則于少保之法。五百名之上。遇有緩急。征調行移。提督衙門。計程定

日分投齎牌調用。可以一呼而集。有功查例陞賞。平居教練。以武菟精否。而上下其衣食。使之團營。結衆足以相保。懽忻足以相歎。赴敵足以相救。金鼓旗物器械務極精明。更休以期。徵發以信。先期以賞。後至以罰。兵威振揚。在在有備。可以潛消外夷。奸宄覘望之心。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將伐謀。亦不出此一防制。達官以需調用。直隸係定等衛分。俱有達官舍。其驍勇悍強。狀貌氣習。與漢人不同。所謂非我族類。未敢保其不異。但以安插既久。菟難輕議變更。

惟在所司。宜朝廷赤心。以置其腹。時衣糧賞給。以安其家。固立紀綱。嚴飭武備。以一其攜貳。及側之念。合行巡撫。督令兵備。及該管達官軍衛有司。一體鈐束。于霜降開操之日。間一試觀武藝。而犒勞之。常操不必拘演。常調不必遣行。惟弗得已。而後用其長技。如鼃錯所謂兩軍相爲表裏之術也。又須加意推誠。諭信。恤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涯之樂。妻子室廬之繫。必得其心。而盡其力。庶可無他憂也。

一區處固丁以防虜患。訪得大同等處近郊。多爲戎馬蹂踐。遺棄屯田。并荒閒地土。率多膏腴。可獲子粒之利。其四衛餘丁。就地耕種。或立浮庄。狎習虜寇。小則率衆抗敵。大則走賊軍。堡率土爲常。若使官軍與之相爲犄角。清野堅壁。協力拒守。俾其進無所掠。旬日必將引去。是蓋足以憑藉聲援。爲吾羽翼。且不煩糧餉而濟者也。邇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抵業者。多就鎮城以居。所遺在堡。類皆游徙單弱罷人。無所賴藉。以爲之守。城堡旣破。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爲今之計。宜行撫按衙門。督行該道兵守等

官再行查勘種地居人若干籍其姓名嚴禁該管官

守得者有法處安得輒入內地

不得別項科差索取仍于堡內官爲動支銀兩起蓋

房屋安插居住家口不許任意星散搬移令其無事

則率衆耕牧虜至則發牌拒戰有功者量加犒賞以

固其志該道官時往巡行督察以作其勤仍另選委

老成知事守法于戶一員日支行糧責令率領及于

人戶內量編立摠小牌頭日輪一人哨探虜賊消息

候其將來卽令舉號鳴鑼使丁民皆知警備入則俱

入守則俱守不許參差延緩致生他虞官軍既有此

軍以爲應援則氣勢自增防守自固虜不得以乘虛  
而突入矣

一經略邊關以防黠虜邊得居庸紫荆等關皆隣邊

阨塞之地中間邊境缺口處處谷處撫按巡關及兵

備等官必能盡職整飭固守但恐地方廣濶或限于

巡歷之未周文移雖煩或苦于奉行之弗恪又關各

衛守邊官軍關於利害乘無點聞徑自潛回幹家爾

寔如此而不稽察將來猶可深憂弘治間曾以通政

龍爾經略邊關若使各邊無按留意邊防自能了辦

亦不必差官增此一番勞擾也。合無降勅一道與各邊巡撫。閱官督令兵備等官。各躬加閱視邊關城牆缺口去處。如有倒塌低薄。卽加增繕修補。務須堅實。使邊軍可恃爲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官。不時躬親點閱。若有逃回等項。拏問叅究治罪。如兵備仍前怠緩。或委官代行。致令虜賊乘虛突入。以貽邊患者。撫按官照例從重叅究施行。

一鞭策武臣以興自劾。查得見行條例。軍職有犯監守常人盜律該斬絞罪者。其發邊方五功。立年滿日。

還職帶俸差操。此例以爲腹裏衛分而設。若兩鎮三

以并一馬之所二條之上亦足此

邊諸處。又何發焉。夫操持宜責備平文臣。而磨礪宜

激昂乎武職。使其闕葺庸才弃之可也。或平特武勇。

偶阻于時缺之末。乘稟氣籠豪。或至於跡弛而不檢。

一發他方。置于無用。其於邊境亦何利之有焉。臣以

爲兩鎮三邊地方。凡若此輩。犯該立功克軍者。巡撫

衙門查訪得實。務秉公心。不必定發別處。俱于軍門

酌量聲息。隨宜調遣。殺賊令其懲創奮發。立功自見。

如果有功。卽與議奏。進爲末減。以贖前愆。或有非常

動績一體拔用。若屢試不效者，仍與重治。庶幾所謂不以一眚掩德。如古名將出于罪戾者多矣。

一專責委以杜聚寇天下。以四夷爲界限，藩垣爲手足，畿甸爲腹心，生民爲元氣，盜賊爲癰疽。選用循廉之吏，俾其潔已恤民，節財薄賦，所以固其元氣。設立兵備，江防海道，所以除其癰疽者也。邇來朝廷隨時設官，務爲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狎熟武官，以通私賂致兵政不脩，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固避嫌疑，營幹他務，以苟需遷轉者，有厭弃

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籍刑威，陵轍官屬，而於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患莫除，盜賊滋蔓，遠則四川霸州巨盜，近則福建廣東海賊，其害固可鑒已。況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飢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爲盜，而洞庭湖又聞時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來隱禍深爲可憂。合無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各該兵備江防海道官，各移家于原設緊要地方衙門，任劄廉正以率屬，咨訪以盡情，簡閱以實兵，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俾其相稽，遞設鑼鼓。

使之相聞。互為犄角。使之相救。堅其險阨。俾之相守。其平時已能振舉武備者。務須益勤力職。以固藩維。以需超擢。其有仍蹈前轍。遷延誤事。釀成地方大患者。撫按即便參究。從重處治施行。

一專內治。以杜釁端。兩廣為百粵雲貴為西南夷。在禹貢荒蔡之外。皆山菁險阻。猺獞羅越。諸蠻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犬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乎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制其防。惟利大

○土司之宜。以時戒約。使之和輯。而不宜。

○歎○兵○征○伐○紿○怨○于○彼○而○費○于○此 征剪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蕃如艸木。巢穴充虛。非

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必通鄉導。相

率走滅。所殺類多。任種愚蠢。苗人。是生民膏血。歛為

鉅萬軍儲。祇足以飽用事邊臣。溪壑之欲。以易千百

無辜之命而已。下耗邊境。帑藏上虧。朝廷至仁。蓋

無一可者。昔宋儒楊時。以為邊事之興。多出於饗功

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有事。艸薙而禽彌之。以求

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

之大患也。今日還方。弊正坐此。欲求太平常治。胡可

得耶。宜申勅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叅等官務要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阨塞謹其哨堡軍民村寨各令深溝高壘兼預金鼓器械遠近相聞團結應援以防其侵軼發打手官軍不時出哨巡邏裝伏擒捕以遏其寇盜督察土官多方構害需求而使之得所查究江西諸處游食經商菽術之徒出入夷寨導誘而構之生姦果其自作不靖繼殺地方兩廣則行鵬剿之法雲貴則行挾撫之法使深心醜類以無事相安兵革不煩大典而帑藏免於浪

耗其果阻塞官道攻劫倉庫城池殺虜人眾方謀大征若有無故虛張事跡肆開兵端以啓邊釁致令損師費財以貽地方之患者聽撫按指實叅劾從重取治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節

五商 節

明費根以明此方之惠者雖無時而實為修遠重舉  
 所苦亦無所盡斯事規年開其端以漸進舉在分財  
 計其果則塞官數文以會車湖出於書人眾才新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四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

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編輯

王崇簡敬哉參閱

秦端敏公奏疏

疏

秦金

災異陳言疏

修省實政

皇上入繼大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足致祥、頤自去歲迄今、災變叠見、盜賊竊發、胡虜



跳梁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竊觀 陛下臨御未幾政漸弗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 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想望至治比來舉措多與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比聞內閣擬旨或從中改至有疏請徒谷溫語未見依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聽言如流朝請暮報比來事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有旨此聽納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凡先朝傳降

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來宦戚之家藩邸之臣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惜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凡奸黨巨惡俱付都察院鞫問刑部大理寺擬平比來輒下之鎮撫司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任法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首命戶部減玉馬壩上等倉場是年糧艸之半仍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數不免冒濫事方舉行人皆欣忭乃因太監鬪洪等言遂寢查覆此恤民不能如初也 陛下卽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人等禁黜

左道比來誤聽，乃于禁嚴之地，修設齋醮，連日不止，耗蠹財用，溷瀆宮庭，此崇正不能如初也。陛下即位之初，精明充盛，比來聖躬時或違和，天顏未能如舊，豈燕閒之地，違養心之道歟？此保養不能如初也。夫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能知也。唯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移于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其獨運也。設公卿以代理之，比惟當倚天下公論。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即主威重

印昔人所云人主教叔常在

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然，則內庭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曰總攬，而權實移於下矣。伏望皇上上憂天命，下悲人窮，思九廟付託之重，念萬姓仰戴之勤，側身思過，修德格天，使天人慰悅，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

論皇庄疏 查勘皇庄

近傳奉內旨，各官置皇莊，及差管各莊官校，臣等聞命，不勝驚疑。夫以萬乘之尊，下與匹夫分田，以宮壺

之貴下與小民爭利非盛世之事。晉漢高帝令民得故秦苑囿園池武帝罷養馬苑昭帝罷中牟苑均以賜民下至元帝亦以三輔公田及苑囿可省者振業貧民後世以爲美談趙宋之君亦知以京城四面禁園草地令開封府告諭百姓許其耕牧是前代之主無不以畿內之民爲重者我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地夏稅秋糧不時全免。列聖相承此意有隆無替何正德以來姦猾無藉之徒乘時射利沾恩冒賞多將畿內通逃民田投獻左右近侍之

人而左右近侍不念畿輔重地獻諂取說乃遂奏爲皇莊弊源一開無有窮極况管莊內官收租官校俱城狐社鼠侵欺攘奪爲害萬端利歸貪狡怨歸朝廷爲新政之累不淺乞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分詣查勘自正德以後係額外侵占者給還其主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又寶源吉慶二店該納課程弘治以前係順天府批驗茶引所官攢取受按季解部進內府後太監于經奏爲皇店科取擾害人皆怨咨乞將二店課額依弘治年例行庶軍民樂業上下俱利

王襄敏公奏疏

疏

王以旂

禦災要事疏畧

修省要事

一明 聖學請每日退朝之後召見大臣宣問講官勿爲左右所間一信詔令請大書即位明詔揭於便殿以時驗問有司奉行效否遇有陳乞內降與詔旨相戾者許科道指實具奏一防矯僞請遵 祖制各衙門章奏悉發該科抄行聽其封駁如近日處張漢賍銀可禮監從中署免該科不得與聞各衙門無憑

照出恐滋詐僞之端一公爵賞請慎重名器愛惜人木錦衣衛所及卿寺衙門宜擇人任事不得濫用舊人

條陳河道事宜疏

河道事宜

一管河官止令專理河道不得別遣效勞者績者不問崇卑一體旌擢一河道貯庫及椿草銀兩并本部事例戶部無碍官銀俱聽隨宜支用一各項船隻停泊已久一遇河通勢必競先宜申明條約先儘運船及進解黃船發行餘皆不許攙越把總等官無得遲

延帶貨一國初漕河惟道徂後諸泉廢決泗諸水至

景泰弘治年間黃河始自至蘇河亦運如引客入軍手時督理大臣如徐有

貞白昂劉大夏猶極力排塞不資以濟運也以其勢

猛水濁來則衝決去則淤墊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

耳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其衝鶴崗新開河道宜

濬山東諸泉入之以濟徐宮一淇濬縣以南仍築長

隄聚水如閘河制務在有利漕運而已又今之議者

有謂引沁水自武陟而至漕州向濟寧出永通閘入

運河者有謂引漕舟由江淮入黃河達于陽武陸運

百里入衛河直達天津通州者又有謂海運固難中

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常治有閘直

達安東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且無險者此皆今

日所當多方講求擇便而從事者也

漕河四事疏 漕河

漕河仰給山東諸泉水貴以時疏濬近已會同各官

清理舊泉一百七十八處復開新泉三十一處俱入

河濟運但恐一失疏濬尋以湮塞主事一員勢難遍

歷乞分隸各地方守巡兵備等官兼理其事一徐呂

貳洪爲運道咽喉。山石險峻。非水深數尺。莫能行舟。聞舊曾置閘束水。乞於境山鎮二洪下。各建石閘。旁留月河。以洩暴雨。沙坊等淺。由河廣漫流。更宜築四木壩。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灣諸淺。預置方船。以防撈濬。一漕河兩岸。原有南旺安山馬場昭陽四湖。湖。水。涸。時。水。反。在。運。河。下。名爲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被豪強估種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初設河初意。乞委官清查。添置閘壩斗門。培築隄岸。多開溝渠。濬深河底。以復四櫃。一黃河南徙舊決口俱塞。惟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道之大者。近以興工挑濬。但黃河變遷無常。難保不復淤塞。乞於本口多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而二洪常得接濟矣。

修邊事宜疏

延綏修邊

延綏一鎮。自定邊營瓦查梁至龍州城爲西段。自龍州至雙山爲中段。自雙山至黃甫川爲東段。東西延袤千五百里。力難并修。西中二段舊爲虜衝。而西事尤急。今宜先事於西。第地歉民貧。工役無措。欲量調

三鎮軍夫并派西鳳延慶等府州縣民壯及多方召募。可足三萬人。俟春和無警。工始定邊營。以至龍州。期以二三年竣事。則平固延慶。可保無虞。其中段仍督本城堡官軍。隨宜修築。

延綏軍餉疏

延綏軍餉

近日新築延綏邊牆墩臺。其募軍防守月糧。乞以見在軍餉借支。俟發年例銀處補。又陝西西安四衛屯田。計二萬七千頃。除見在軍士屯糧。尚餘地九千頃。其已種者當免其上納。即抵月糧。未種者宜如陝西

見行項軍法。召種可得軍五千餘人。且省募資月糧。但令赴邊防秋。官軍兩利。先年撫臣余子俊開設榆林衛時。將延慶二府州縣民戶。每糧二十石。免其輸納。僉兵一名。自買馬匹騎征。謂之免糧土兵。今此等軍人逃亡絕少。宜照前法修舉。不獨全陝有賴。各邊似皆可行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秦王二公疏

延綏軍餉

平露堂



卷之八  
六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上木 彭賓燕又

黃波仙孟瀾叅閱

竹塘集

疏

蔣曙

興革利弊疏

天津事宜

臣聞興利則弊除、民安則盜息、理勢自然、無容議者、  
臣聞家任使、授之憲職、寄以戎務、軍民困苦、頗加詳

悉臣敢不罄竭駑鈍圖報涓埃於萬分一二乎但城池之修理必資財力奈何閭閻憔悴于兵荒之餘官府窘感于徵求之急公私告竭上下俱困雖欲以佚道使民而民有弗堪使者矣軍馬之操練貴乎有人有馬奈何旗軍餘舍雖二萬有奇而辦銀當差所餘無幾巡捕馬匹僅百有五十而倒歿追賠方纔過半雖欲大振軍威而自弗能庸其力者矣况此又當河濟之衝舟楫必白之路人夫之接遞無虛日顧值之追償無蓋期始亦毒賦之蛇苛政之虎爲第一重患

而不欲以盡言者則困苦從可知已夫天津三衛實東南藩籬京師羽翼今差役若是其繁重營伍若是其空虛平居尚不能支有急將何以爲禦哉是誠擁兵備之虛名負朝廷之重託萬一誤事雖誅無補臣謹將興利除弊可以蘇困苦而安地方者八事備細條陳伏望聖恩軫念天津爲畿輔控海之地今昔多盜之區特勅兵部等衙門詳臣所言俯賜准行則凋弊或可少蘇軍威或可少振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計開

一量存操軍。查得天津三衛節年供報正軍餘丁三萬五千三百二十有奇，其數不可謂不多矣。比因逃亡老幼貧難殘疾，例該優免，被賊擄去哨瞭調衛事故等項，開除一萬一千八十餘名，見在正軍餘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餘名。春秋兩班京操調去七千四百一十七名，運糧正幫軍餘七百二十二名，幫軍幫操五千六百三名，近日陸續補軍正幫餘丁五百九十九名，領太僕寺官馬、本衛巡捕小馬、吹手正幫

餘丁七百一十九名，南北修河淺夫正幫餘丁一千五百二十二名，官倉斗級正軍餘丁二百五十五名，指揮千百戶等官，例該軍伴餘丁五百五十五名，禁庫看守神木後府、臨清遮洋工部等廠，正軍餘丁七百九十五名，辦納軍器顏料黃穰苗冰窖蘆葦木炭儒學齋夫均徭等項銀共三千一百九十三兩二錢，用去上中下三等九則餘丁五千三百五十四名，此外止遺餘丁七百名，在衛守城正操，再無別項區處，夫以襟喉之重鎮，而僅存數百之餘丁，間有他故不

皇明紀事本末 卷之十一  
能盡數爲用。列不成行。聚不成隊。何以振軍威而懾服奸頑也哉。是亦可以寒心也已。舊歲流賊生發。幸存京軍操練。城池賴保無虞。今盜賊寧息。悉令輪班京操。以致營伍空虛。缺人操守。倘遇有警。將何備禦。臣訪查得大寧都司保定左等五衛。春秋兩班京操。舊額官軍共一萬員名。後因奏准存留八千員名。在衛操備。止調二千員名。赴京輪操。今天津三衛與保定左等五衛事體相同。況天津去京城不數舍而近。實爲東南藩屏。今行伍空虛。深爲可慮。如蒙准臣所言。勅諭該部查照保定左等五衛事例。將三衛春秋兩班內每班量留一千五百員名。或一千員名。回衛操備。振揚軍威。保障地方。有事仍聽京營調遣。實爲便益。

二查復漕卒。查得天津三衛原額運船三十七隻。該正貼旗軍七百四十名。兌運山東民糧。弘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蒙兵部題爲增武備以防不虞事。會查得北直隸德州等九衛。兌運山東民糧。并支運糧米。赴通倉上納。俱係北方精壯之軍。若將此等官軍

充出在京操練，却令遮洋空闕，運船代運，實爲兩便。移咨漕運衙門，自弘治十三年爲始，將德州等衛軍，退送團營操練，兌運米糧，斟酌分派停當，徑自具奏准行。戶部轉行天津三衛，將官軍退送團營，輪班操練，運糧船隻，已經革罷外，正德二年十二月初三日，蒙漕運衙門題，近准兵部題爲公務事，要將通州等九衛京營，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動，再於各衛另選餘丁一千名，同原掣回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等因，題准。蒙行各衛照舊復設運船，天津等三衛該船三十

七隻，天津衛一十五隻，天津左衛一十二隻，天津右衛一十隻，每船運軍一十名，每軍貼丁一名，三衛共用正貼軍餘七百四十名，見今領運。臣思運糧船隻，旣令遮洋代運，原運軍餘，歸之團營操練，是誠官民兩便，彼此相濟，雖千百年行之可也。奈何近因漕運衙門官員經過，德州等衛被其不聽節制，不行應付，以致奏復運船，船旣復矣，而官軍尚在團營，不蒙掣回，遂令衝要衛分，重撥官軍運糧，將欲愛之，適以害之，營伍空虛，爲是故耳。如蒙准臣所言，再行查議明

白，如果運糧船隻，難以革去，令將團營旗軍，退回領運，如果遮洋空船，可以代運，合將各衛運船，仍舊罷革，如此庶使軍無重伍，衛無重差，營伍可實，地方可保無虞，實爲便益。

三辯理淺夫。查得天津三衛，自城南稍直口起，直抵南皮縣，白洋橋口，止爲南河口，共淺鋪二十九座，每座該正貼丁二十丁，共用人丁五百八十丁，河開則撈淺修築堤岸，河凍則辦納樁艸價銀，蓋緣前項地方，乃三衛屯所，與附近有司一遞一鋪，就近應當官

民稱便，奈何此外續添有北河口夫者，蔡村上下是也，始因通州鎮守陳都督起倩三衛夫役，修理要兒渡口，豈意工完之後，分撥看守淺鋪，遂沿爲常，不行放回，三衛共鋪一十五座，每座堤夫二十一名，每名該貼丁二丁，每鋪用人丁六十六丁，以三衛十五鋪計之，共用均徭餘丁九百四十五丁，老稚號爲苦差，貧富不甘應役，蓋以道路言之，則往返屯所，將及七八百里，而非其地，以歲費言之，則每夫用銀不下五六七兩，而難爲供，此等夫役，旣非原額之數，卽今河

口。又無衝決之虞。况查得白廟兒等三舖，俱坐定邊衛中所百戶王聰文興駱忠屯堡，大蒙村等一十二舖，俱坐武清衛縣地方，各該衛縣先年設有老人淺夫，卽今不知作何安置，却將三衛極遠屯所編僉軍夫到彼舍近而求諸遠，去易而取諸難，地方所累莫過于此。合無通行撫按，并總理河道大臣查勘是實，乞將舊借看河淺夫盡數放回原衛當差，以蘇困苦，仍將前項附近衛縣居民編克實爲便益。

四減造軍器。查得天津三衛，每衛每年四季額造明盔八十頂，襯帽八十頂，舊紅纓八十個，攀全一百六十條，青布齊腰鐵甲八十副，弓八十張，白絲弓絃一百六十條，箭二千四百枝，撒袋八十副，撒鞞袋八十條，斬馬刀六十把，刀鞞袋六十條，腰刀八十把，青線挽手八十條，刀鞞袋八十條，圓牌四十面，該顏料銀四百六十九兩五錢，以三衛計之，共該顏料銀一千三百八十四兩二錢，俱係均徭餘丁逐年辦納，並無有司相兼料造，然軍器固兵仗之不容緩，而均徭亦該餘丁之所當辦，奈何衛分衝要，差徭頻繁，春季未

完而夏季又臨，今年未解，而明年適至，况起解交納，又有不忍言者。臣查得大寧都司保定左等五衛，與茂山衛，皆自保定府領料，河間等三衛，與滄州守禦千戶所，皆自河間府領料，軍三民七，相兼成造，夫均一直隸衛所也，均一成造軍器也，季造同，數目同，夫何彼則三七，辦料此則全累軍餘，地方所累，莫甚于此，合無通行撫按衙門，查審直隸均徭，稍輕府分，照例三七料造，否則將衛七分，民料量減二分，各免領如再不然，乞照災傷輕減事例，行下三衛永遠減半

移之別府，則有爭執之患，若照災傷，

成造，以蘇困苦，實為便益。

五編克因兵查得天津三衛，水路要衝，送迎交代，非抵張家灣，南抵滄州，皆四站之遠，俱逆水而上，一遞往迴，計以旬日，人夫牽挽，百狀其難，向有地上取子粒，可以雇夫矣，今則輸之國用，向有牙行取餘稅，可以雇夫矣，今則屬之公帑，既無餘丁，可差復無州縣協濟，只循舊規，每月正軍一名，食糧八斗者，辦錢二十四文，六斗者十八文，三斗者止九文，以三衛計之，大約月得錢一十八萬有零，折銀二百五十兩有餘。

數至于此，不可謂不多矣。原定雇值，僅償其力，固未嘗過與，而濫費矣。柰何進貢船隻，原無定額，來往公差，月無虛日，得不償費，迄無了期。其受累可勝言哉。臣看得屬軍衛克徒人犯，情甚可惡者，發密雲，情稍可恕者，發梁城所，各照徒限守哨，但前項地方去天津未為甚遠，哨瞭未為甚艱，况徒一人則返缺一人之差，去三年則返避三年之役，隨解隨逃，兩不得濟，合無行令巡撫巡按，并臣兵備衙門，一應克徒人犯，凡屬軍衛情重者，照舊發密雲等處守哨外，其情稍

重，并屬有司者，明開備細脚色，俱照例發武清縣，小直沽巡檢司，應克囚兵，挨次差撥，少助夫丁。徒限滿日，一體疎放，愿出雇值者，每徒一年，出銀一兩八錢，月出銀一錢五分，明立簿籍，作正支銷，或曰克徒之輩，亦多竊盜，拘摸無賴，光棍誠恐羣聚，非為或失逃鄉貫之人，易于逃匿者，又必于天津三衛，選差能幹千百戶三員，指揮一員，協同巡檢司官吏，不時點關鈐束，若有賣放等弊，罪坐各官。若撫按衙門交代，三衛徑申知會，如此則徒犯既有約束，而人夫亦得少

助矣。實爲便益。

六協濟人夫。查得運河北自通州，南抵儀真，州縣夫  
廠已幾二十，其間道里有近遠，水路有順逆，原編人  
夫有多寡，有協濟者，有自辦者，如濟寧則兩皆順流  
而有協濟者，如天津則兩皆逆流而無協濟者，如德  
州夫至七千有餘，而多者，而滄州夫僅一千有餘，而  
少者，同此水路也，同此應付也，而道里之遠近，人夫  
之多寡如此，人情勞逸，不言可知，况天津三衛人夫  
出自貧軍膏血，又無有司協濟，月錢不足，則借之于

官庫，匱乏，則貸之於富民，動以千計，經年莫償，  
其受害又何可言哉，合無行令總理河道，通查運河  
一帶夫廠，原編人夫本色若干，折色若干，斟酌道里  
遠近，定派人夫多寡，易而多者，損之以益其寡，難而  
寡者，補之以濟其不及，毋限南北，毋分彼此，或查順  
天永平差輕去處，或將真定保定僻靜州縣，以近就  
近，定擬數目，通融協濟，或本色，或折色，依時解赴，合  
于上司發屬，差撥支銷，庶使難易得中，勞逸不偏，官  
民兩便，永久可行矣。

七分豁葦糧。查得先年沒官艸場一處坐落順天府武清縣地名寶船口，蒙戶部分派天津等衛武清等縣承佃採打蘆葦，易米納官。天津衛天津左衛各該米九十五石，天津右衛該米六十石，武清縣該米四十二石，靜海縣該米五十四石，楊村巡簡司該米一十四石，小直沽巡簡司該米二十四石。遞年申送戶部委官主事坐撥天津三衛官倉交納，除各衛縣等衙門見存管業外，獨惟天津右衛地土，因與錦衣衛金燈火把蘆葦場連界，成化年間被其委官一槩包

占遺畱糧米，無從徵收。節令本衛城裏城外地方摠小甲人戶，沿門派徵賠納，未曾分豁。臣伏覩弘治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詔書內一款，各處水坍沙壓等項田地稅糧，負累人戶賠納，曾經具奏者，巡撫巡按官查勘明白，照例除豁。今右衛地土，歸之金燈火把葦場，而前項糧米，却又派之地方火甲虛賠。比之水坍沙壓事理明甚，合無行令戶部管糧主事查勘是實，照例將右衛糧米，依數除豁。否則丈量天津等衛武清等縣見在地土，多餘者驗畝包徵，非惟政體相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抑于地方無累。實爲便益矣。

入遷復驛遞。查得順天府武清縣楊青驛、楊青遞運所、先年俱建置天津城邊。基址尚存。軍衛套司、兩得相資。往來應付。彼此不誤。繼因彼地光棍。不便作弊。朦朧奏遷。楊青地名。卽今僻在鄉落。動難稽考。法盡廢弛。錢糧每稱匱乏。衙門遂漸傾倒。人夫多包攬逃竄。官吏輒畏難推。避靡費。倍于舊時。應付徒爲故事。兩京與諸路進貢。或內外公使人員。往迴船隻。至彼往往無人抄關答應。只得隱忍而去。此人所共知而熟聞者。近者侵欺錢糧。包攬夫役之徒。事發到官。以次追問外。合無行移撫按衙門。查勘無碍。趁今修葺衙門。將照驛遞遷移復天津城邊。舡隻等類。悉仍其舊。庶幾事有稽考。人不作弊。而往來接遞。不致違誤。實爲便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竹塘集

天津事宜三

平露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杜甲春端成叅閱

張文忠公文集

疏

張孚敬

正典禮第一疏

正德十六年

正典禮

臣竊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  
天下養伏惟 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廼卽勅議

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

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廁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

此二事與世廟不合

帝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遣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與獻王兄也。與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與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與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正統相信兄弟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與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與獻王往矣。稱之以

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况與獻王惟生永嘉此言不無劫制之迹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

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爲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

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已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

此言尚存天地

亦嘉自立地步亦高

皇明經世一編 卷之一  
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正典禮第二疏

并上或問

正典禮

臣叨逢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立，爲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哉。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聖覽，然此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

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和，交章擊臣。目爲諂諛，詆爲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上聞。祇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爲非，而非禮亦以禮爲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己於言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議未見其可。世廟初年依將違衆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竊謂

違之意，正如此耳。

皇明通志卷之十一  
非天子不議禮。願 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 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輿或人問荅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 皇上宜考 孝宗。而以興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荅曰。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

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爲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 孝宗皇帝。旣嘗以大業授之 武宗。但知 武宗爲之子也。 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 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孝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 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 武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在潛邸也。是 武宗又未嘗託爲誰後也。

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我皇

上為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為武宗之

○武宗○不 宜○承○孝○宗○然○武宗 兄 弟也 故 又 改 而 承 孝

嗣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既以大業授之

宗 其 說 遷 就 無 據 安 得 不 為 不 嘉 折 角 乎

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

統乎武宗既以大業受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

已之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

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

性也不可絕者也知孝宗與武宗之心則知與

獻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

大統也將誰繼乎臣荅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

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與獻王長子倫序當

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

箋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說

之變也由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

武宗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

者孝宗也是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

與嗣有不同乎臣荅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

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

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爲矣。今之議者不明統  
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  
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自三代以來。  
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一  
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所以與  
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  
皇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  
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皇  
上旣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

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方武宗  
賓天。羣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兄終  
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與獻王弟也。獻王在  
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  
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皇  
上於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  
也。亦謂之父子也。於與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  
而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與獻王藩王也。今嗣大  
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

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况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於我。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為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曰。孝宗有武宗為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歟。茲果

所。在。印。後。之。所。在。宗。何。無。後。耶。孝宗之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

之無後者。豈惟我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興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

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以我

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強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但主其

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我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

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爲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此○論○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爲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荅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議，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

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爲此詔以坊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天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乎敬曰：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荅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宮

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于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興獻王立廟。所以祭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主於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問

其後睿宗入太廟永嘉不主此議

太廟

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

是在我。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于我。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已也。問者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朝

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議者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乎敬嘗按其故。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爲人後者爲之子。

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旣滅。而光武乃崛起者。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旣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誤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

親其說如之何。臣荅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

此是永嘉立議根據

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碁爲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日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

言。漢儒之說也。况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而不當聞于上也。如之何。臣荅曰。孚

敬於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爲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閑談。以爲無益也。故聞於上也。苟嫌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爲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爲邪說也。奈何。臣荅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

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乎敬小子，何敢避此不韙之名也。取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答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乎敬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乎敬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乎敬不敢為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敬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為終身謀也。

正典禮第五疏

正典禮

臣等聞宋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爲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爲多。竊謂今日典禮名實秩然，又不啻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敢言而寡也。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詔令雖云再

下而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略不出前言而提綱或便 聖覽一曰 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爲訓者蓋父子相傳爲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爲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 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 皇上而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獻皇帝之子也 高皇帝雖未嘗以天下授 皇上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高皇帝之訓也擅擁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爲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宮中命曹后撫鞠之二十八

此排新都之

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爲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爲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爲之子也今 獻皇帝未嘗命 皇上爲 孝宗子也 孝宗又未嘗命 皇上爲之子也况獻皇帝止生 皇上一人爲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也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朝禘祫云布昭穆之坐乎戶外皇伯考中宗

此言殊爲無謂

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又云唐玄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奏可。今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降爲期、同於伯叔父、名曰輕、今皇上尊稱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是明爲父母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輕矣。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二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必赧然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孝宗皇帝於此、又坐獻皇帝於此、皇上趨于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播諸宗祝、竊恐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夫豈可苟乎。止辨獻皇帝非本生則兩言之稱易明矣今昭聖有武宗爲之子、復以皇上爲子、章聖止生皇上、而不得爲之子、爲茲議者、果爲全

兩宮之好乎。啓 兩宮之嫌乎。誠母爲母伯母爲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言矣。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謬以 皇上當考孝宗。而不當考 獻皇帝。故謂不應爲 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匿非。不亦異乎。

正典禮第七上十三議疏

正典禮

臣等切謂今日典禮之議。與禮官屢疏折辯明白。伏候勅旨召對。猶恐無徵弗信。謹將證據古典。并愚情未盡者。條陳于後。伏乞 聖明留神垂察。

一古者天子無爲人後之禮。臣等謹按三代以前。天子無嗣者。皆兄終弟及。無立後之禮。防奸臣利於立此上句。按。禮。卷。一。六。其。也。幼非社稷之福。故商書凡兄弟相及者。不稱嗣子。而

稱及王。至漢成帝立定陶恭王子爲嗣。宋仁宗又立濮安懿王子爲嗣。大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

王時已壞子。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會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觀此知古者天子無爲人後之禮。今議禮之臣。畔古禮書。強執皇上爲孝宗皇帝後。此欺妄一也。

一 祖訓天子無爲人後者。臣等伏覩祖訓。凡朝廷無皇了。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曰必兄終弟及。則不立後。可知曰須立嫡母所生者。則倫序可知。蓋兄終弟及。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立嫡母所生。如嫡長無嗣。則立次嫡弟之嫡長。不可奪者。太祖高皇帝真稽古三代之禮。以垂萬世之法者也。今禮官必強執皇上爲孝宗皇帝後。不惟畔古禮書。雖高皇帝訓亦不遵。此欺妄二也。

一 與爲人後者。孔門所鄙。臣等謹按天子諸侯皆無爲人後禮。自古爲然。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此可見爲

人後者。孔門之徒所深鄙之。今議禮者不以皇上  
爲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皇上與爲人後之例。如  
閭閻中乞養過房子一般。是何說哉。况古禮族人以  
支子後大宗。實大夫士之禮。未聞以臣下敢執。天  
子爲人後者。此欺妄三也。

一 皇上實入繼大統之君。臣等伏讀 武宗皇帝  
遺詔云。朕 皇考親弟興獻皇長子聰明仁孝。倫序  
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謂之嗣皇帝位。是繼 武  
宗皇帝之統。初無爲 孝宗皇帝之子之說。至 皇

上登極之日。始變其說。以 皇上爲 孝宗之子。繼  
孝宗之統。使 皇上違 武宗皇帝之詔。背 獻皇  
帝之恩。遂致父子君臣皆失其道。此欺妄四也。

一 禮官以 皇上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 慈壽皇  
太后爲聖母稱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爲本  
生父母。臣等謹按儀禮喪禮篇云。爲人後者。傳曰。何  
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又曰。爲人後。爲其  
父母報。傳曰。何也。不貳斬也。夫於所後父母服三年。  
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期年。同於伯叔父母。名曰輕。

今 孝宗皇帝本 皇上之伯。 慈壽皇太后本  
皇上之伯母。反稱之曰皇考曰聖母。而爲重焉。 獻  
皇帝本 皇上之父。 章聖皇太后本 皇上之母。  
而反稱之曰本生皇考。本生母。而爲輕焉。輕者反重。  
重者反輕。議禮之臣。亦各有父母者。試以身處之。於  
心安乎。此欺妄五也。

一 皇上止宜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  
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改稱 皇伯考孝宗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臣等謹按。唐玄宗稱中宗爲皇  
伯考。宋真宗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及伏讀 祖訓  
凡親王若天子之姪。則稱天子曰伯父。皇帝陛下。叔  
父皇帝陛下。生可稱伯父。死獨不可稱伯考乎。今  
皇上以倫序入繼大統於 孝宗皇帝。宜生稱伯父。  
死稱伯考。今禮官以廟中無伯考之稱。棄禮書背  
祖訓。此欺妄六也。

一 皇上宜別爲 獻皇帝。立廟京師。臣等謹按。漢  
宣帝別爲父。史皇孫立皇考廟。漢光武別爲父。南頓  
君立皇考廟。禮也。又按漢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爲共

皇帝立寢廟京師蓋成帝曾立哀帝爲子故師丹以爲不可者以共王爲本生父故也今禮官強執 皇上爲 孝宗皇帝子比之定陶王爲成帝子以 獻皇帝爲本生父故來邪說紛拏此欺妄七也。

一禮官又以今日事體比之宋濮安懿王臣等謹按濮王允讓第十三子初名宗實仁宗未有嗣取宗實入宮命曹皇后撫鞠之年方四歲親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爲皇子養之宮中二十八年與 皇上不同况仁宗立濮王子爲嗣大儒朱熹已曾并定陶王事論其壞禮今禮官務牽合強比此欺妄八也

一 皇上宜迎 獻皇帝神主至京別立新廟臣等謹按禮記曾子問篇古遷國載羣廟之主以從禮也今禮官以爲史籍並無遷主之事此欺妄九也

一 皇上入繼大統遵 高皇帝祖訓不敢輒稱 慈壽皇太后懿旨臣等伏覩 祖訓凡皇后只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况立君繼統實遵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慈壽皇太后固不得專制干預者也今禮官輒陷 慈

壽皇太后違 祖訓以干預外事。此欺妄十也。

一 壽安皇太后不得終三年喪。臣等謹按禮經嫡孫承重者。爲祖父母服三年。壽安皇太后止生

獻皇帝。獻皇帝又止生 皇上。今 獻皇帝賓天

皇上實承重嫡孫。當率天下爲三年喪禮也。禮官乃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但以文移行之。兩京而已。夫以日易月。三年喪應二十七日。期年應十二日。然則十三日之說。果何制也。壽安旣爲皇太后矣。爲 天子祖母矣。當詔天下喪之禮也。以文移而不

以詔。及兩京而不及天下。又何制也。夫尊 皇上必

當尊 獻皇帝。尊 獻皇帝必當尊 壽安皇太后。

此等已往之事。莫大之失。爲天下後世所訾。 皇上

雖欲追悔而不及者。前日旣誤。今日可容再誤邪。議禮者皆安然而無警悟。此欺妄十一也。

一再頒詔令。仍宜更改。臣等謹按記曰。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蓋人之生。必各稟於父母。而無二。豈有兩考之稱乎。雖閭閻童子。亦羞稱之。可加之萬乘之尊乎。主稱兩考。不知傍注奉祀。果何稱乎。近者傳聞

皇上於孝宗皇帝稱嗣子。於恭穆獻皇帝稱長子。夫於恭穆獻皇帝既稱長子。於孝宗皇帝可更稱嗣子乎。長子嗣子之別。爲二主傍注之稱。自古經傳所未載也。今皇上改詔在一言之決。不改則萬古之議。此欺妄十二也。

一今日議禮朋比之故。臣等據禮決然以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不應爲孝宗皇帝之子。妄議者決然以皇上爲孝宗皇帝之子。非入繼大統之君。兩論相持。三年不決。夫爲孝宗皇帝之子說者。其

始變於奸權大臣一人而已。禮官附之。九卿科道附之。初不顧事體之大。禮義之非者也。臣等仰惟皇上聖明。其純孝之心如此。何忍負之。是以奮不顧身。與之辯明。其兩京大小官員。知朝議之非者。十有六七。阿附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少有私議。輒目爲奸邪。風言謫降。并考察黜退。不知禮者。憑爲舉主。恩人攘臂交攻。不容人語。又如九卿六科十三道官。連名之疏。豈議論同哉。如九卿之首。自草一疏。不令衆見。止以空紙列書九卿官銜。令吏人送與書一

△字有不書者卽令所私科道官指事劾之。雖大臣多銜寃而去。無敢聲言。至于科道官連章。則亦猶然者。掌事一人執筆。餘者聽從。勢有所迫故也。今在廷助臣議者不爲不多。瞻前顧後。但頷首稱是。默然喟然而已。夫古者三公論道。九卿分職。臺諫明目達聰。今獨無媿於心乎。此欺妄十三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三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七

華亭

徐孚遠閣下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勸卣

杜甲春端成叅閱

張文忠公文集

疏

張孚敬

廟議第一 嘉靖四年 廟議

臣伏惟 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  
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

決之疑。至 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 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新詔傳宣。愚氓丕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禮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獻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興獻。易亦可謂有守者。然則始之議禮。豈專為諛上耶。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為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 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

武王。不經甚矣。 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干 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人到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 獻皇帝主于 太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 武宗皇帝之下。與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

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爲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爲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爲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

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不爲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爲小人所破壞耶。

廟街議第一 廟街

茲禮部題稱世廟與太廟同街，禮無明據，宜無不可。故請聖裁。羣臣正宜同寅協恭，考經據禮，乃互相推托，遂致皇上之心不安，而橫議無已也。臣等謹按禮考工記，左祖右社，今端門之外，左題廟街門，所以識太廟由此而入，非卽太廟門也。右題社

街門所以識太社由此而入。非卽太社門也。儀禮所謂每曲揖。今廟街門卽古左曲路耳。廟南向。門亦南向。儀禮筮于廟門。其方位可考也。故承祀之時。曲門不下輦。至南向之門始下輦。今議是與。太廟同街。統於所尊。非與。太廟同門也。以爲異廟必異路者。實初議分別之過也。若必由左闕門入。則左闕門亦當改爲廟街門。是國門左有二祖。非統於所尊之義矣。此該部所以不敢固執。不肯以無據之言欺皇上也。其曰移神宮監。拆墻伐木。當質之於禮。事苟得爲。則毀宗躡行。古禮未嘗無之。曾謂有驚神靈而古人爲之乎。竊念夫議禮之初。爭稱帝而復爭皇。今爭立廟而復爭路。實無謂也。是在皇上早決之而已。茲奉明旨。便與會議。多官相看。臣等職在論思。義不容默。伏乞聖明獨斷。據禮由正。從廟街門通路。庶神位成尊親之統。祖禰全孝敬之心。一代典禮無遺議矣。

廟街議第二

廟街

臣等謹按周禮考工記。凡建國前朝後市。左祖右社。

治民事神。幽明向背。卒有定制。我朝兩京建都。雖門堂立名不同。而朝位寢廟社稷。稽古定制。而不敢易者也。近議開世廟之路。由闕左門入。不應由廟街門者。但咸云廟街門有干。太廟而不思闕左門有干。朝堂也。按古禮圖。兩觀在雉門左右。故今午門左右。爲兩闕門。有闕左右之名。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許慎說文云。闕門觀也。徐鉉曰。中央闕而爲道。故謂之闕。崔豹古今註云。闕爲二臺。作樓觀其上。其狀巍然。以懸法象。故謂之象魏。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周禮每

月朔。必懸法象。魏實治民之所也。又按古禮圖。寢廟社稷出入之路。在庫外之左右。故今端門外有廟街。社街之門。然必遠在外朝。而不近治朝者。朱熹曰。雉門之外。懸法象。所以治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詩周頌曰。於穆清廟。魯頌曰。闕宮有血。實事神之所也。夫廟街門。本事神之所。乃舍之。而不由闕左門。乃治民之所。乃曲引而由之。臣等竊謂茲議也。非惟寢廟之制有戾。而朝堂之位。不亦因之而錯亂乎。原諸臣之心。惟願 皇上尊嚴 太廟。殊不知

世廟已殺其規制，別爲門墻。太廟爲皇上祖廟，世廟爲皇上禰廟，在禮統於所尊者也。同路而未嘗同門，何干於太廟乎？諸臣非爲謀不忠，乃考禮之不精也。禮部尚書席書一人，難勝衆口，故未得盡言。臣等已據禮具聞，謹畫古圖以進，請以廟街門爲當由，以嚴寢廟事神之禮，必以闕左門爲不當由，以嚴朝堂治民之禮，則典禮正，羣議息矣。

顯陵議

止遷顯陵

伏承聖諭，因虞守隨奏及議遷顯陵事宜，臣竊謂

今日之禮，名號旣正，廟祀攸隆。皇上孝心有未慊者，宜在此一事耳。臣計慮蓋有年矣，茲聖諭謂古者君去國，遷廟主而行，主者陽也，奉先人之精魂，故謂之神主，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陰屬地下，以爲玄宮，地道尚靜，體魄貴安，豈宜輕舉？又諭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動，發露途中，豈勝震恐？臣伏讀斯諭，大聖人之見決矣。臣孚敬於正德十六年所上大禮，或問已備議云：墓與廟不同也。墓所以藏體魄，而廟所以奉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

也。此臣孚敬在昔之議。固有如今日聖諭所及者矣。及見廷臣之議。謂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亦正論也。又論萬年之後。奉護慈宮以附陵室。其時何不善也。至哉。皇心乎。臣嘗聞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此祔葬之禮。自周公以來。固未之有改也。聖慈萬歲之後。奉祔顯陵。在情禮爲俱盡矣。近日內閣之議。以爲不可改遷者。皆忠愛也。惟聖明無貳焉。

疏惠通河奏議

惠通河

臣聞儲積天下之大命。今京師儲積半在通州。甚非所宜也。嘗聞正統十四年。北虜入寇。迫近京師。彼時戶部尚書金濂。兵部尚書于謙。以通州儲積米多。慮爲北虜所據。困我京師。令軍民搬運入京。首一日。令運得二石者。以一石入官。一石入已。次日。令運得者俱入已。又次日。搬運不及。縱火并積草焚之。使虜無所得。此通州儲積已然之明患也。今通州至京師。不過五十里。其河道經元郭守敬修濬。今閘壩具存。我太宗皇帝時。嘗設置防守。欲興復之。未遑也。又臣早

歲嘗讀成化八年會試策內有云京城至通州地形高下纔五十尺以五十里之遠近攤五十尺之高低何所不可苟有任事之人有見遠之畫濬甕山灤以蓄西山諸水引神山泉以合下流之歸迂回以順其地形因時以謹其濬治一勞而永佚暫費而大蠲未有不可也可見當時經國大臣亦論及此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建議開修此河憲宗皇帝命戶部侍郎翁世資工部侍郎王詔督理而河道開通運船俱曾至京城外大通橋矣適京師有黑昏之異而權

豪射車輛之利者乃鼓動浮言以爲開河所礙因復阻歇識者恨之今聖明爲國家深長之慮復欲開修此河以臣愚論之因仍舊道不甚費事况一舟之運約當十車每年運船已到則令剝運新糧入京如此庶儲積盡在京師而根本充實永無意外之患矣此惠通河之開修誠不可已者也桂萼所論欲開三里河事宜亦莫非爲國之心但開修惠通河則事省而見効易開修三里河則費廣而見効難非直有地理之忌而已臣與萼已面論之萼云采諸人言蓋將以

備裁擇非敢必於行也惟聖明諒之

### 應制陳言

擇任閣臣

臣伏讀聖諭朕思民間疾苦情狀或未盡知則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於此見我皇上真存心天下加志窮民者也夫有君有臣然後政舉今上有是君臣恐下無是臣也昔伊尹以天下爲己任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惟成湯能用伊尹故伊尹能相成湯夫人君以論文忠固有宰相識度其在黃閣清節絕人亦不一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伊尹不可得而見矣唐楊

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驪從甚盛卽日聞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之用率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况皇上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欲民被堯舜之澤者乎我太祖高皇帝懲前

代宰相專權。不復設立。而今之內閣。猶其職也。皇上責以調元贊化。可謂得任輔相之道矣。臣不知其宜何如爲人也。今之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乃爲內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苞苴公行。稱爲常例。簠簋不飾。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爲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心勞。指爲拙政。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爲監司之府庫矣。司馬光曰。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在官者恒多矣。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人君之尊如天。明日月也。威雷霆也。

近者 皇上畏天修省。責臣下白陳。待命之日。莫不震疊。旣而無毀無譽。黜陟不聞。旅進旅退。幽明無別。臣恐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也。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今之事君者。其不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者鮮矣。夫營巢養子。禽獸猶然。不敬君事。何以別乎。孟軻氏告齊君曰。王欲行王政。則盍反其本矣。臣切惟 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夫人君用人。固未嘗借才於異代者也。今內閣擇其人焉。責之以擇九卿。九卿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監司。監

司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守令。守令親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矣。不然。則上下交征。倍尅在位。皇上雖有憂民之心。而澤民之政。率爲遏絕。如之何其可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惟皇上能行之也。臣敢執此以告。

論館選巡撫兵備守令

用人

臣聞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伏承聖諭。謂昨卿云。翰林須選一番好者補任。朕念深宮所居。何由得知其賢。其不肖。須卿密預告朕。疏名以聞。方可簡授。臣嘗聞胡世寧爲兵部侍郎時。上議云。翰林春坊等官清

永嘉之大拜痛

抑詞臣要之其才實足龍舉人人不能議其偏也

要之職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黃淮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春坊等職。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內外。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生者。方得選授。天下不無遺才。合宜遵復舊制。不拘內外。郎官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衆者。許大臣言官論薦。內閣吏部召試。此官庶幾得人。而可儲卿輔之望矣。臣切惟今日翰林春坊等官。俱以締黨忘君爲心。雖稍有文才者。亦終不足賴。皇上令其一切外補。要地誠得一清。然非真得文行器識遠過此輩者。充補其何以備。今日講學。儲他日卿輔也。當必惟才所宜。不拘內外。如胡世寧所議。則得人矣。今臣之所知者。雖有數人。然見奉明旨。着吏部會同禮部都察院精選。臣當會桂萼胡世寧等。密加審擇。必皆真知其人可用。然後敢疏名上請。如未遽盡得其人。且先擇補數員。後以次擇補。宜無

不可。孟軻氏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言慎之至耳。況此官選擇，尤當加慎者也。又承聖諭，謂今所用人，在內似可，而在外巡撫者，乃重任也。其尤重者，兩廣、湖廣、西邊之地，乃緊要也。用當此任者，須要好官，以保吾民。臣又嘗聞胡世寧議云：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員。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

寺丞等官領勅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鑑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爲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左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叅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陞署職，令其領勅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

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爲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深勞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爲躡等。蓋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久任方能修葺得邊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爲國家久安長治之計。又云各處緊要兵備官。俱要於資淺人員內推舉。其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常管此方。其任內事務。不許他官攙越。如兵備官所管有司

巡捕并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要就委其提問。不許改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久任專制。方可責其成功。十分年勞深著者。推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改調。臣切惟西北沿邊防備多在巡撫官。東南防備多在兵備官。若不久任。則居此官者。日望陞遷。如同傳舍吏。不知畏民。不知懷則何益哉。近年巡撫之官。止爲各處布政使按察使府尹等官。遞遷之路。如劉文莊嘉靖三年六月內。由河南布政使

陞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尚未到任，本年八月內又改河南巡撫，尋又改回本院管事。王軌嘉靖三年六月內由順天府尹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到任未及數月，四年八月內又陞工部侍郎。何詔由福建布政使嘉靖四年六月內陞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六年五月內又陞工部侍郎。黃衷由雲南布政使嘉靖三年八月內陞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本年十二月又改湖廣巡撫，尋陞工部侍郎。至於兵備官亦多如此，難以悉舉。夫一官而連年陞遷，一人而數處更易，責其

能完固邊防，撫安百姓，決未之有也。乞勅吏部會同戶兵二部將巡撫及兵備官如胡世寧所議通行選擇推補，然後責之久任，則得人矣。又承聖諭謂牧民最親於治民，今天下之民有未安者，亦或風俗薄惡，禮教不明，所以前日桂萼言之，此風俗不美，固是朕德化未行所致，而前旨已着行，萼所條列恐所在官司不肯遵奉，輕視爲常，不但治化不臻，抑且朝廷旨意徒勞筆劄耳。今當何處以安我祖宗之赤子，特與卿計，可詳具聞之。臣又嘗聞胡世寧議云，知府知

州知縣。皆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爲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卽陞侍郎。胡儼由知縣卽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爲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此官

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覓錢物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於京官七品以上官內。在外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於叅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俱必其

有愛民之誠。有守己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軟者。即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以上者。卽陞四品京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叅政副使等職。知州九年上者。卽陞叅議。知府郎中僉事。次者照常陞。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忠直剛正。識治體者。

選爲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願畱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受實惠。地方如遇凶荒盜賊。可保無虞矣。臣切惟守令之官。例必於三年朝覲考察。乃加進退。夫掊尅在位。殘害百姓。雖一日有難容者。可待三年乎。歐陽修曰。牧羊去其狼。未爲不仁人。此意可推也。然自古中世。君臣多是優柔太過。遂至法弛而人玩。奸生而盜起。此臣愚所爲慮者。非一日矣。今皇上念及于此。誠爲中興之至要也。然亦只

在選擇守令而已。守令得人，則奉公守法。皇上德澤必能下究，無阻隔矣。乞勅吏部叅酌胡世寧所議，卽將府州縣正官通行查選，必得其人，然後可責之久任，而僚屬有所視效矣。至於令行禁止，尤在都察院而已。夫都察院所以掌法於內者也。巡撫巡按所以布法於外者也。今胡世寧掌都察院事，庶爲得人。然臣猶恐其年力向衰，伏乞皇上嚴旨獎勵，使憲綱之地無或少弛。昔唐韋思謙爲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嘗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鸚鷹鷁，豈衆禽之

偶乎。宋杜衍爲御史中丞宰相而下畏之，曰：「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國朝顧佐爲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貪墨不法，許穿緋衣當御前面加糾舉，就行拏問，故都御史凡衣緋入朝之日，必有糾舉大臣，莫不股慄。今此職不舉，故大臣無忌憚，朝多貪墨，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掌院官必在得人，始能倡率。撫巡官卽按之無司，其守令等官一有慢令害民者，撫巡官卽按之無貸。撫巡官一有不奉法者，掌院官卽按之無貸，則法無往不行矣。凡此皆祖宗致治良法，特廢墜耳。信

能講而行之。皇上復何慮。旨命徒勞筆札復何慮。祖宗赤子有未安耶。惟聖明采納焉。

重制誥疏 重制誥

臣竊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為近古。明敷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

有此議

江陵當國時亦

其祖父母父母誥勅。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為枝葉之辭哉。伏乞勅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為誥勅。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請平潞州議 平潞州賊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

勦仰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懼。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

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追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愜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爲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爲。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旣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日之有陳卿也。裴度謂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爲京輔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爲高下。

猶今日各處強獷之徒或視潞城為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為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為此言者柏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柏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憝其不知亂賊不討則効尤者衆雖或誘而降之後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與問罪之師而乃使

小夫為鬼域以制亂賊豈為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綱紀不可不措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大同一之事亦失在干撫之太輕故復有滇中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獷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

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爲國盡謀者。竊願効焉。伏惟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者哉。必不然矣。韓愈爲平淮西碑詩曰。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致之。臣敬爲 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病痊陳奏用人

求才

臣位重莫勝。分宜求退。伏荷聖慈。勉留懇至。不勝感泣。夫聞人言而昧於求去。不智。承君命而忍於必去。不仁。茲病當少間。黽勉從事。然有欲言而未盡者。敢復爲 皇上陳之。幸垂覽焉。臣欽奉聖訓云。卿性資

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  
機臣竊思太剛則折宜濟以柔欲速不達宜濟以緩  
仰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敷錫厥福况臣在左右之  
列敢不日加佩服者乎抑稽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  
哉蔡沈爲之說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茲聖  
訓復示臣等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君治之師教之  
保愛之至千古所未見也但今人惟知協同之謂和  
衷而未明寅恭二字之義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寅畏之謂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

陽善開邪謂之敬故寅可同也非寅不可同也恭可  
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而同恭而協謂之和非寅  
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謂之和不可也仲尼曰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  
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觀和同之辯則可以知同寅協恭  
之義言事君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  
以非所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趨之曰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之虞人能爲不同如此今

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教化行而習俗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教化不行而習俗不美。故雖士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日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之大小。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也。後世資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逮今爲甚。夫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今之名

爲才俊者。率多庸流。較祿俸爲深淺。執歲月以要求。循列卿位。所無負譴。故軟熟之習成。而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之逮于古也。不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勵世摩鈍也。然欲教化行而習俗美。非皇上大有以鼓舞之振作之。未見其可也。漢劉梁曰。得由和興。失由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年數不足。則曰他日利害吾不及見也。位卑者自知資望未及。則曰今日謀議吾不得預也。故一切怠緩悅從。務相爲雷同。旅進旅退。無毀無譽。國家

位高自知年數不足

永嘉實有康濟之志與庸庸保

無事之日。夫既已如此矣。有事之日。將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但有君無臣。爲可嘆耳。唐虞三代之臣。不可得而見矣。今求之於其下。有同心輔政。如漢之丙吉。魏相者乎。有謀斷相資。如唐之房玄齡。杜如晦者乎。有正色立朝。如宋之王曾。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韓琦者乎。有則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今。未嘗借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不深。苟得一

其人。雖使卑踰尊可也。疎踰戚可也。

皇上若獨求

○誰○肯○爲○人○主○言○此○那○可○感○可○嘆

之於今所知之臣。恐亦狹矣。昔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能急祿山之變。玄宗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玄宗預知之。以待李林甫者。待真卿。則唐可常保開元之盛。豈復有天寶之變耶。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諸必君

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臣既嘗爲皇上陳之矣。孟軻氏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孟之言。真萬世久安常治之策也。伏惟聖明加之意焉。

請議處內閣官

閣臣

茲者內閣員缺。臣已上請簡命。節行足以報主。道義可以服人者。以爲首臣。以表百僚。實以內閣之官。居密勿之地。任代言之責。有難勝任故也。臣連日思惟。又有不能自己於言者。敢復冒昧上請。惟聖明垂察焉。臣伏讀 聖訓內一款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皇立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

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至太宗皇帝始設內閣。臣謹按太宗皇帝實錄永樂二年九月。上御右順門。召翰林院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卽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當存於心。爾等亦宜謹始如終。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上喜。皆賜五品公服。按此太宗皇帝時內閣止設

翰林學士及講讀編修等官。備顧問而已。及宣宗皇帝朝。楊榮。楊士奇等始專任之。有代言擬旨之責。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變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沒家資鉅萬。况其他乎。故內閣設官。太宗之時用之固未嘗不善。及夫加以代言擬旨之責。且任使多非其人。遂至犯賊壞事。臣歷數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古人謂人君勞于求賢。而逸於得人。苟所

得非其人焉。反致君勞而實無益於國矣。臣切惟人君之德莫大於仁明武。仰惟皇上聖神邁古。帝王三者之德無一不備。誠無假於代言之官者也。伏乞體念祖宗之制。宜有所處。或下廷臣集議。以建國家久安長治之策。以全君臣始終相保之道。臣不勝恐懼顙望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八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杜甲春端成叅閱

張文忠公文集

疏

張孚敬

議南京守備催革各處鎮守

重南京守備  
革各處鎮守

臣伏蒙聖諭云、朕惟南京我 聖祖根本之地、今雖

有文武重臣在守、聞事皆自守備內官出、夫何不用

一宗室以掌其事。令臣密言其所以。臣伏讀審思。仰

事雖不可行。然非大聖人不能出此議。

見大聖人存心廣大。無毫髮猜疑。誠堯舜之心也。但知人則難。而骨肉之間。又有難於逆探者。所以周公之聖。尚失之管蔡。漢文之賢。尚失之淮南王。况其他乎。中庸有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或問朱熹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何也。曰。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白

周以來。任宗室而致禍變者。蓋屢有之。既不足以全骨肉之恩。而適以敗國家之事。我聖祖國初置大宗正院。以親王領其事。後定制。改院爲府。但以勲戚大臣掌之而已。夫大宗正所掌者。玉牒譜系之事。尚不使親王掌之。况兵權所在乎。又如浙江蘇常等地。止因財賦所出。國朝遂不以爲宗室藩封。此固見我聖祖閱歷事變之深。保全宗室之至也。而况南京形勝所據。兵賦所聚。誠爲國家根本之地。如加以宗室之親。委以操縱之權。不幸而有管蔡淮南之不奉

法天下其能誰何哉。近者宸濠之變，深欲圖南京以爲依據，蓋可鑒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聖意以南京之守，事皆自守備內官出爲非宜。臣愚以爲自宗室出亦非宜也。莫若重文武大臣之選，百司分其務，科道糾其非，而事權一出于朝廷。祖訓所謂彼此頡頏，不敢相壓，所以穩當，誠至言也。

此論

又前日伏蒙 皇上獨召臣于平臺面議，所以臣密內官鎮守事故不明一言恐犯不容之戒自是各鎮切勤懇實出血誠已荷垂允未見施行今因密諭下問敢再冒昧上陳伏乞 聖明斷然爲之使百年流

毒一旦頓除四海生民從此樂業矣臣無任恐懼迫切之至。

奏答安民飭武疏

飭武備

嘗稽諸稱古帝堯之德者曰：加志窮民矣。然必曰：乃武乃文。稱文王之德者曰：惠鮮鰥寡矣。然必曰：文武維后。又稽諸詩稱商高宗之中興，乃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稱周宣王之中興，乃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至於瞻彼洛矣之詩，有曰：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又曰：君子至止，韉琫有珌。君子萬年。

保其家室。又曰：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此又周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然而一則曰：萬年保其家室。二則曰：萬年保其家邦。實以講武事於平時，保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此三代所以爲有道之長也。又稽諸漢書班固刑法志曰：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諸侯封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周道衰，法度隳，至齊桓公任用管仲，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比廬之法。二伯之後，寢

至陵夷。至魯成王作丘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班固之言。大抵可考也。自夫兵農既分。周兵制之善大壞。漢初有南北軍之制。而復有內兵外兵之分。厥後外兵不足禦變。而內兵亦疲于奔命矣。唐有府兵之制。多因周隋之舊。然一變為曠騎。始於張說。再變為方鎮。始於李林甫。按唐自募兵置曠騎。府兵日益隳壞。自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曠騎

之法。天寶以後。稍已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安祿山因窺見禁兵寡弱。遂敢發所部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此唐之武備可知也。又按宋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

此法亦善

收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于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紀律遂亡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賴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嘗申抑招之令明滅尅之罰重未作之禁嚴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哀矜痛切亦已無及此宋之武備可知也至於元季盜賊競起謀國者多主招安之說國朝誠意伯劉基有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

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

此而也

今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夫以武備修則中國強中國強則夷狄衰

而盜賊息矣。由是觀之，則修武備正所以安民而招安。乃所以誨盜也。昔孟軻氏告齊君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良以勝殘除暴，防患弭變，安民之大者耳。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戡亂，混一區宇，洞見古今之利病，定為經久之良法。內之所設，有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有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彼此相制也。外之所設，有留守以衛陵寢，有護衛以衛封藩，有都司衛所以

防省郡縣，上下相維也。且錦衣等衛，但總於兵部而不隸於五府，其餘內外衛分皆隸於五府，而亦總於兵部。其於統重馭輕之中，而寓防微杜漸之意至矣。太宗皇帝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藝，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又深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老兵宿將日以凋謝，兵修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侮侵，兵威不振，遂

至六律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因見三大營久不蒐選老弱叅雜難以應敵乃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定爲團營各設將領把總等官又命内外文武大臣提督戎務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遣之征討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又罷之三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於時提督若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都御史王鉞等皆閒於戎務一有警報朱永充大將王鉞爲提督坐營官卽充偏裨各令所部官軍征進天兵一出四方懾服自是以後繼提督之任者皆膏粱世胄之將不能督兵臨陣充坐營之官者又多苟且備數不聞熟閒韜略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營伍士卒殷實者出錢包辦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飢寒困苦而其形徒在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選撥萬人亦難之六八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與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何異哉

一清與臣等切嘗有見於此。請 皇上修舉團營。條陳六事上聞。節奉 聖旨。團營軍務係國家第一重事。近年十分廢弛。朕意方欲命官整理。卿等所奏。深合事宜。依擬着實舉行。欽此。今既踰年矣。而未能盡舉行。以見實効者何也。提督文武大臣。未能協心體國故也。夫京師天下之本也。京師之兵以團營為重。今輦轂之下。親承聖諭教練者。而尚如此。况天下之廣遠者乎。是在乎得人而已。然而張皇之。震疊之。其幾實又在乎 皇上一人而已矣。自古帝王用人。未嘗借才於異代。其用武亦未嘗專借兵於他方。今自京師團營以外。衛所羅列天下。兵制具焉。大而巡撫次而兵備。各以得人為急。今更選巡撫兵備。亦既踰年矣。而亦未見振舉實効者何也。議論太多。事每掣肘。更代不常。人無固志故也。夫武備夙修。各守疆土。一方之兵自足以捍一方之患。何至於借兵也。縱有

以此知當今流寇宜各責地方官勦賊不宜舉天  
 大寇之作亦不過接境策應之而已。夫借兵實生於不足。兵不足實生於不練。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且如正德年間。借邊兵於京師。而邊兵知京兵之不足。

遂來大同軍士殺逆之禍。借狼兵於江西。而狼兵知漢兵之不足。遂來田州蠻夷叛亂之禍。夫兵之不練。武備之不修。其在今日。誠非細故也。古人有言曰。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斯言雖小。可以喻大。是則練兵正所以寢兵廢兵。而不練則兵之用無及矣。今聖諭欲求武事常治之道。無他焉。惟在得人而已。夫人才不同。有驍勇者。或不拘于小節。而曲謹小廉者。或非折衝禦侮之才。惟在皇上器使之而久任焉耳。苟以二卵而棄千

城之將。昔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是宜人心之不固。武事之不競也。臣願皇上念武備之修。爲保邦之本。思得人之盛。爲振武之由。除團營提督大臣。已承簡命。宜諭令協心布公。不可因循苟簡。宜仍勅令兵部。慎擇坐營把總等官。及行巡撫官。各以所屬地方。所知將領。奏帶簡用。如真有應敵之雄才者。尚宜略其小過。使之自新。以圖後効。及有堪爲總兵總制者。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官奏舉。不許各懷嫌忌。其才能卓異者。所舉不嫌于同。上請擢用。如此。則將